

# 导 读

《尚书》为政书之祖，史书之源。最早叫作《书》，春秋战国时期常与《诗》并称《诗》《书》。《诗》为文学读本，《书》为政治历史读本。第一个给《尚书》作传注的汉代学者孔安国解释书名的意思就是“上古之书”。《释名·释典艺》也说：“《尚书》，尚，上也，以尧为上始而书其时事也。”《尚书》又称《书经》。先秦典籍中多称为《书》，西汉开始称《尚书》，宋代开始称《书经》（见清代王鸣盛《蛾术编》卷一）。

## 一、《尚书》的文献性质、作者、编辑体例、篇目内容、文章体式及其先秦定本

《尚书》的文献性质是政史资料的汇编。《尚书》的多数篇目是上古君王的文告和君臣的谈话记录，内容都和政史相关。《荀子·劝学篇》指出：“《书》者，政事之纪也。”《史记·太史公自序》也说：“《书》记先

王之事，故长于政。”

《尚书》的作者是史官。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一书中曾经赞叹“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实为任何民族所不及”。我国有悠久的史官制度，甲骨文中有专管贞卜的史官，金文中史官的名称就更多了。文献记载我国古代设立专门记录君王言行的史官，《礼记·玉藻》记载古代君王“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汉书·艺文志》说：“君举必书”，“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史官记录君王的言行，汇编成册，就成了《春秋》和《尚书》。

《尚书》的编辑体例以时为序，根据朝代编辑篇目内容。传世《尚书》文本一共有 58 篇，分为四个部分，依次称为《虞书》《夏书》《商书》和《周书》。《虞书》5 篇，第一篇《尧典》实际上记载唐尧的事迹，可以称为《唐书》。《夏书》4 篇，《商书》17 篇，《周书》32 篇。

《尚书》各部分的篇目、名称和次第如下：

#### 《虞书》

1.《尧典》，2.《舜典》，3.《大禹谟》，4.《皋陶（yáo）谟》，5.《益稷》。

#### 《夏书》

6.《禹贡》，7.《甘誓》，8.《五子之歌》，9.《胤征》。

#### 《商书》

10.《汤誓》，11.《仲虺（hu）之诰》，12.《汤诰》，13.《伊训》，14.《太甲上》，15.《太甲中》，16.《太甲下》，17.《咸有一德》，18.《盘庚上》，19.《盘庚中》，20.《盘庚下》，21.《说命上》，22.《说命中》，23.《说命下》，24.《高宗彤（róng）日》，25.《西伯戡黎》，26.《微子》。

#### 《周书》

27.《泰誓上》，28.《泰誓中》，29.《泰誓下》，30.《牧誓》，31.《武成》，32.《洪范》，33.《旅獒》，34.《金縢》，35.《大诰》，36.《微子之

命》，37.《康诰》，38.《酒诰》，39.《梓材》，40.《召诰》，41.《洛诰》，42.《多士》，43.《无逸》，44.《君奭（shì）》，45.《蔡仲之命》，46.《多方》，47.《立政》，48.《周官》，49.《君陈》，50.《顾命》，51.《康王之诰》，52.《毕命》，53.《君牙》，54.《冏命》，55.《吕刑》，56.《文侯之命》，57.《费（bì）誓》，58.《秦誓》。

《尚书》篇名有的取自重大的历史事件，如《高宗彤日》《西伯戡黎》；有的取自人名，如《益稷》《太甲》《盘庚》《微子》《君牙》；有的取自物名，如《金縢》《梓材》；有的取自篇目论述的中心内容，如《禹贡》《洪范》《无逸》《立政》。不少篇目名称还包括了称为典、谟、训、诰、誓、命的文体类别，如《尧典》《大禹谟》《伊训》《康诰》《甘誓》《说命》。

汉代孔安国的《尚书序》把《尚书》篇目分为“典、谟、训、诰、誓、命”六种体式，这是《尚书》学史上的最早分类。但一般认为《尚书序》是伪作，因而实际上提出“六体”的时间应在东晋初年。

魏晋作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已经开始“辨章识体”，唐代孔颖达根据文体功能给《尚书》归类，他说：“《盘庚》亦诰也。”“《金縢》自为一体，祝亦诰辞也。《梓材》《酒诰》分出，亦诰辞也。”《尚书正义》的《尧典正义》把《尚书》分为“典、谟、贡、歌、誓、诰、训、命、征、范”十种体式。朱剑芒先生《经学提要》以为孔颖达分“歌（《五子之歌》）”“范（《洪范》）”“贡（《禹贡》）”“征（《胤征》）”一篇一体，“最为无谓”。孔颖达认为四体“非王言”，应另体别之，也有道理。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提出“因文立体”的文体分类方法。郭英德先生《论中国古代的文体学传统》对“因文立体”做出现代诠释：“因其文体功能或文体特征的相似性而合并归类，并为之命名。”

我们详细分析《尚书》的文本内容，根据文体特征的相似性原则粗线条归并，《尚书》可以分为四类：典、诰、誓、命。

1. 典，《说文·几部》引庄都说“大册也”。《逸周书·谥法解》：“典，

常也。”篆书“典”的字形结构象简册端放在几案上，可见隶属“典”这类体式的文章不是一般的政史文章，是记载上古重要典章制度的文章。诸如：《尧典》记录了上古的禅让制度；《禹贡》记录了夏禹时的行政区域划分制度和赋税制度；《立政》《周官》记录了周代的官员制度；《吕刑》记录了周代的刑法制度。

2. 诰，包括“六体”的“谟”“训”。三字皆从“言”。“谟”为君臣谋言，“训”为臣谏君言，“诰”为君令臣命。《说文·言部》：“诰，告也。”蔡邕《独断》：“诰，教也。”实际上，“诰”“谟”“训”皆是“告也”“教也”，有君王的教令告诫，有君臣之间、大臣之间、君王与臣民之间的劝诫诰训，还有君臣的祈神祷告。诰体是《尚书》的主要体式。如《皋陶谟》《盘庚》《太甲》《大诰》《洛诰》《多士》《多方》都属于“诰”的范畴，与教化有关，隶属思想文化范畴，篇目最多。

3. 誓，《说文·言部》：“约束也。”“誓”在《尚书》中是君王或诸侯的誓众词。共9篇，其中8篇为战争誓词，即《夏书》的《甘誓》《胤征》，《商书》的《汤誓》，《周书》的《泰誓》（上、中、下）《牧誓》和《费誓》。另一篇为秦穆公的悔过誓词，即《周书》的最后一篇《秦誓》。

4. 命，《说文·口部》：“使也。从口，从令。”君王任命官员或赏赐诸侯的册命。《尚书》的这一种体式皆在《周书》部分，有《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陈》《毕命》《君牙》《冏命》《文侯之命》。

《尚书》在流传过程中，后代学者曾进行过整理，断简残篇和次要篇目经过删改或者重新编纂。《汉书·艺文志》称孔子整理过《尚书》，应该可信。孔子作为私学之祖，他的教科书应该是自编的。《论语·述而》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意思是说孔子平时说曲阜话，但是讲习《诗》《书》和执行礼仪的时候就说雅言。可知孔子用的教科书有《尚书》。先秦的知识分子都阅读过《尚书》。《庄子·天下》说：“其在《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

明之。”先秦的典籍也经常引述《尚书》，陈梦家《尚书通论·先秦引书篇》统计《论语》《孟子》《左传》《国语》《墨子》《礼记》《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9种书引用《尚书》就有168条。先秦引《书》提到具体篇名的约有40多篇，其中有30多篇不见于传世《尚书》文本，可见《尚书》在先秦就已成书，先秦《尚书》的篇目肯定超过58篇。先秦《尚书》的本子究竟有多少篇目，根据现有的材料尚难考定。

《尚书》传世文本的定型或成于秦。《尚书》全书几乎皆记帝王或王室之事，唯独最后一篇《秦誓》记载异姓诸侯王秦穆公的事迹。秦穆公成就了秦国的霸业，奠定了秦国强大的基础。秦人追述祖先，使之与尧、舜、禹、文、武、周公并立，借古代圣君贤王，建立神圣的政统。这是符合历史逻辑的推断。东汉熹平石经《尚书》残石，《尧典》是第一篇，《秦誓》是最后一篇。中国目录学传世最早的著述是《汉书·艺文志》，记载《尚书》古文经有46卷，57篇。《书序》称本为58篇，颜师古注引郑玄的《叙赞》说“后又亡其一篇”，所以是57篇。可知，东汉所传《尚书》的篇目数量和起讫，与今传本大致相同。

先秦还没有发明造纸术和印刷术，书写的材料多为竹片。这种竹片称为“简”或“策”。因为《尚书》是重要的典籍，书写《尚书》的简策长短规定标准为2尺4寸。郑玄《论语序》记载：“《易》《诗》《书》《乐》《春秋》策皆二尺四寸。”每策多的25个字，少的有22个字。一篇几千字的文章，需要写上几十策，写固然不容易，收藏更难。简策的材质是竹子，虫蛀水渍，极易朽毁。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繁，《尚书》流传十分困难，兼之《尚书》还曾经遭受人为的破坏。段玉裁在《古文尚书撰异·序》中概述《尚书》从先秦至北宋流传状况曾指出：“《尚书》之离厄最甚。秦之火，一也；汉博士之抑古文，二也；马、郑不注古文逸篇，三也；魏晋之有伪古文，四也；唐《正义》不用马、郑用伪孔，五也；天宝之改字，六也；宋开宝之改《释文》，七也。”《尚书》历经“七

厄”，或遭毁，或失传，或改写，或改字，面目已非。有些人为劫难更是大规模的毁灭性的。《史记·秦始皇本纪》就记载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丞相李斯奏请“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秦王朝的焚书坑儒，把民间所存的《书》策几乎都烧了。秦王朝从商周王朝那儿接管的所有文献典籍，包括大量的《书》策，后来又被项羽一把火烧了。《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萧何抢出来的仅仅是律令和户籍地图。经过秦火和秦末战火，《尚书》几乎失传。

## 二、汉代的今古文《尚书》和今古文《尚书》学派

《尚书》是流传历史最为复杂的传世典籍。不仅有今古文之争，亦有真伪之辨；不仅有官方勒石，亦有私家传抄；不仅有多家并行之世，亦有传播中断之时，失而复得，得而复失，扑朔迷离。

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是西汉的两个主要传本。

今文本《尚书》由伏胜传授。伏胜，史籍上多称为伏生，“生”是古代对有学问人的尊称。《史记·儒林列传》说伏生曾经担任过秦王朝的博士官，他手头有一部《尚书》。秦末楚汉相争期间，兵荒马乱，伏生将《尚书》藏在自家墙壁里外出避难。一直到了汉惠帝刘盈取消禁书令，伏生才搜寻藏书，发现墙壁里的《书》策许多已经朽烂，完完整整的只剩下28篇。篇目次第如下：

《虞书》

1. 《尧典》，2. 《皋陶谟》。

《夏书》

3. 《禹贡》，4. 《甘誓》。

《商书》

5.《汤誓》，6.《盘庚》，7.《高宗彤日》，8.《西伯戡黎》，9.《微子》。  
《周书》

10.《牧誓》，11.《洪范》，12.《金縢》，13.《大诰》，14.《康诰》，15.《酒诰》，16.《梓材》，17.《召诰》，18.《洛诰》，19.《多士》，20.《无逸》，21.《君奭》，22.《多方》，23.《立政》，24.《顾命》，25.《费誓》，26.《吕刑》，27.《文侯之命》，28.《秦誓》。

伏生是山东济南人，他就用这 28 篇在齐、鲁间讲授。伏生讲授的《尚书》文本已经根据汉代的常用文字隶书改写过了，所以这个隶书写定本叫作今文《尚书》。今文《尚书》的意思就是“用现今通用文字书写的《尚书》”。又因为这个隶书写定本是伏生传授的，也称为“伏生本”。

汉文帝刘恒是一个明德重文的皇帝，《史记·儒林列传》记载他发现朝廷皇家藏书里没有《尚书》，听说民间仅有一个叫作伏生的人能够讲授《尚书》，已经 90 多岁了，不能应召入朝。汉文帝就命令著名学者晁错到伏生家里去，向伏生学习《尚书》。晁错转抄伏生 28 篇带回朝廷，收入皇家书库。后来，朝廷又从民间求得一篇《泰誓》，也编入“伏生本”。孔颖达在《泰誓·小序》的疏中指出：“汉初惟有二十八篇，无《泰誓》矣。”在《大序》中说明：“《泰誓》非伏生所传。而言 29 篇者，以司马迁在武帝之世见《泰誓》出而得行，入于伏生所传内，故为史总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复曲别分析。”所以《史记·儒林列传》和《汉书·儒林传》《汉书·艺文志》都说伏生本有 29 篇。这 29 篇今文《尚书》是汉代的官方定本。《尚书》学史上，“伏生本”有伏生亲自传授的 28 篇，也有伏生后学传授的 29 篇；有汉初伏生私人定本 28 篇，也有后代朝廷官方定本 29 篇。历代文献言及伏生所传今文《尚书》或为 28 篇，或为 29 篇，都是“不复曲别分析”。今文《尚书》还有 34 篇之说。这是因为汉代传授今文《尚书》“伏生本”的欧阳高这一学派析分《泰誓》《盘庚》各为三篇，析分《顾命》为《顾命》和《康王之诰》。29 篇再加上析分

多出的 5 篇就是 34 篇。

古文本《尚书》由孔安国传授。《汉书·艺文志》记载，汉武帝末年，分封在孔子家乡的鲁恭王刘余喜欢建造宫室，看中了孔子的宅基。在拆毁孔子故居的墙壁时，发现墙壁中藏有“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大概是孔子后代为使其免于秦火偷偷收藏的。该本《尚书》用先秦古文字书写，计 45 篇。孔子的十一世孙孔安国得到了这部《尚书》。孔安国学过今文《尚书》，又懂得古文字。他用伏生的本子对照一读，发现 45 篇中有 29 篇和伏生本基本相同，另外，还多出了 16 篇。篇目如下：

1.《舜典》，2.《汨作》，3.《九共》（九篇），4.《大禹谟》，5.《弃稷》（《益稷》），6.《五子之歌》，7.《胤征》，8.《汤诰》，9.《咸有一德》，10.《典宝》，11.《伊训》，12.《肆命》，13.《原命》，14.《武成》，15.《旅獒》，16.《冏命》。

《尚书》学史上称这多出的 16 篇为“逸书”或者“逸篇”，意思是“原本失传又发现的书篇”。后来，孔安国担任了朝廷的经学博士，就把这 16 篇“逸书”连同与伏生本基本相同的 29 篇全部献给朝廷，也收入皇室书库。这 45 篇《尚书》是用先秦古文字写的，叫作古文《尚书》；又因为这个本子发现于孔子家的墙壁，也叫作“孔壁本”，或“壁中本”。

孔安国深信这个本子就是上古传下来的《尚书》版本。这个本子的字形头大尾小像蝌蚪的形状，“时人无能知者”，孔安国“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摹写的方法是根据蝌蚪文的结构依葫芦画瓢。孔颖达说：“言隶古者，正谓就古文体而从隶定之，存古为可慕，以隶为可识，故曰隶古，以虽隶而犹古。”孔安国用隶书精心摹写的是与伏生本基本相同的 29 篇，并做了一些新的解释，竭力推广，广为流传。孔安国的这个隶书摹写本称为“隶古定本”。

至于 16 篇“逸书”，孔安国既没有用隶书摹写，也没有解释，一直



作为皇家藏书，束之高阁，后来在汉末魏晋的战乱中丧失了。

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除篇数多少和字体的差异外，并无多大区别。西汉传授伏生今文《尚书》的主要是欧阳高、夏侯胜和夏侯建三家。《汉书·艺文志》记载汉成帝河平三年，“刘向以中古文（就是皇家书库收藏的古文《尚书》）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古人口耳相传，老师讲授，学生笔录，今文《尚书》流传 100 多年，刘向与中古文相校，仅仅有 700 多字不相同，脱了 3 简，大约也只失掉六七十个字。可见两个版本的差异并不算大。当然，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毕竟是两个不同的版本，来源也不同。学习今文《尚书》的学者自然相信今文《尚书》，也就研究和讲授今文《尚书》，被称为今文《尚书》学家；学习古文《尚书》的学者自然相信古文《尚书》，也就研究和讲授古文《尚书》，被称为古文《尚书》学家。他们对经文的理解有差别，研究的方法也不同，其门徒又注重师承家法，逐渐形成《尚书》的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今文《尚书》学派注重阐述微言大义，解说繁琐空疏，并且抱残守缺，死守家法师法。古文《尚书》学派则注重文字训诂，考订典章制度，较受学习者的欢迎。其实诠释重心的差异，反映的是治《书》理念的差异。今文《尚书》学派治《书》是为了如何用《书》，古文《尚书》学派治《书》是为了怎样读《书》。

今文《尚书》传授早，不少传授者又当了官，在政治上有势力，因而今文《尚书》长期立于学官，作为国家规定的研究和讲习科目。终汉一代，今文《尚书》一直是官方规定的标准读本。研究《尚书》可以得到功名，有些博士弟子就贿赂兰台的官吏篡改《尚书》，以便在考试中击败对手；兼之《尚书》各学派之间的争议有些也源于文字。为统一标准，东汉末年，朝廷把立于学官的今文学派各经刻在石碑上作为范本，昭示

天下，这就是有名的“汉石经”。《尚书》石经采用欧阳高的本子，校以夏侯胜、夏侯建的本子，不同的字附刻在《尚书》全经之后。王国维考证同时刻石的还有《易》《诗》《礼》《春秋》《论语》和《春秋公羊传》。石经是汉灵帝熹平四年开工刻石的，或称“熹平石经”，因仅仅用隶书一种字体书写，又叫作“一体石经”。

西汉古文学家人数较少，古文《尚书》一直没有能够立于学官。汉哀帝刘欣时，刘歆整理皇室典籍，认真阅读和研究了各种古文经，建议哀帝把古文《尚书》等古文各经也立于学官，设置博士。他的主张遭到了今文学家们的竭力反对。刘歆写了中国学术史上著名的《移书让太常博士》，责备朝廷里的五经博士为了自己的利禄前途排挤古文经学。但直至哀帝死后，王莽掌权，由于王莽和刘歆年轻时同事，“俱为黄门郎”，又是好朋友，古文经才得以全部立于学官。王莽垮台后，东汉王朝很快取消了古文经学，《尚书》一经仅仅保留欧阳高和大小夏侯三家今文《尚书》学。但是，古文《尚书》学家的研究理念和讲授方法已经深入人心，又经过杜林、贾逵等著名学者的相继努力，终于确定了古文《尚书》学在学术界的优势。到了魏文帝曹丕时，古文《尚书》又重新成为官学。魏正始年间，被刻为石经，即“魏石经”，或称“正始石经”。同时刻石的还有《春秋》和《左传》。石经是用先秦古文字、秦小篆和隶书三种字体书写的，又称为“三体石经”。

《尚书》今、古文之争延续到东汉末年的马融和郑玄，基本实现了融合。马融和郑玄都精通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虽然他们都为古文《尚书》作了注解，但是工作底本可能都是孔安国的“隶古定本”，注解的篇目是与伏生本基本相同的 29 篇，实际上是仅仅注解了今文《尚书》，兼之采取了一些今文经说，大家都能接受。马融和郑玄当时又具有很高的学术地位和广泛的学术影响，他们的注解流行以后，今古文《尚书》各家各派的注本也就渐渐消失了。

汉代还有几部有名的《尚书》传本，诸如河间献王本、杜林漆书本、刘陶本、西汉末年东莱人张霸百两篇本。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百两篇本。汉代讖纬盛行，《尚书纬》有《尚书中侯》《尚书璇玑铃》等书，编造孔子删《书》之说，称《尚书》原有 3240 篇，孔子删为 120 篇，102 篇是《尚书》，另外 18 篇为《尚书中侯》。《汉书·儒林传》记载：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征，以中书校之，非是”。虽然百两篇当时就被认定为伪书，然而，“时太中大夫平当、侍御史周敞劝上存之”，朝廷不仅没治张霸的罪，还把百两篇立于学官，直到张霸父亲的弟子樊并在陈留起事谋反，朝廷才取消这门官学。但是，百两篇《尚书》经由公私传授，已有影响，后来流传《尚书》有百篇之说以及百篇书名书序都或与百两篇有关。

### 三、东晋孔传古文《尚书》与历代《尚书》辨伪

西晋永嘉五年，发生了“永嘉之乱”，官方藏书遭到严重破坏，今文《尚书》的各种版本全部丧失，“逸书”16 篇也全部丧失。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賾（zé）向朝廷献出一部据说是汉代孔安国传授的古文《尚书》，分为 46 卷，计 58 篇。除《舜典》一篇外，每篇都有孔安国的“传”，书前还有一篇孔安国的《尚书序》。汉代传下来的百篇书序，也根据时间先后分插在各篇篇首或篇末。这个本子一般称为孔传古文《尚书》。

汉代孔安国的古文《尚书》“壁中本”与今文《尚书》“伏生本”原有 29 篇内容基本相同。马融曾怀疑过其中的《泰誓》，孔传古文《尚书》删除两汉时传习的《泰誓》，另换了 3 篇《泰誓》。孔传古文《尚书》还从《虞书》的《尧典》中分出下半部分为《舜典》，后人为了求得与《尧典》的体例一致，在《舜典》前陆续加了 28 个字，即：“曰若稽古，帝

舜曰重华，协于帝。浚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从《皋陶谟》中分出下半为《益稷》，把《商书》的《盘庚》分为3篇，从《周书》的《顾命》中分出《康王之诰》。实际上孔传古文《尚书》有33篇内容基本同于汉初伏生传授的今文《尚书》28篇，还增多了25篇。增多的25篇，后来叫作“晚书”。“晚书”包括《泰誓》上中下三篇。

孔传古文《尚书》出现不久就立于学官，从东晋到隋、唐，大多数学者坚信这就是孔壁本古文《尚书》和汉代孔安国作的“传”。陈朝学者陆德明以之为底本作《经典释文》中的《尚书释文》，隋朝学者刘炫和刘焯（zhu）为之作“疏”（注释）。唐初孔颖达等著名学者选择孔传古文《尚书》为标准注本，根据刘炫、刘焯的旧疏，编写《尚书正义》，作为官方定本公开颁行。唐玄宗天宝三载（744），李隆基诏令学者卫包用楷书改写孔传古文《尚书》。由于“汉石经”和“魏石经”先后在战乱中毁坏了，唐文宗李昂开成二年（837），又刻了一次石经，这个石经叫作“开成石经”。“开成石经”的各经全部用楷书写刻，《尚书》采用卫包的楷书改写本。晚唐雕版印刷逐渐成熟，五代开始刻印群经，就完全根据“开成石经”。因此，唐代卫包用楷书改写的孔传古文《尚书》，就成为《尚书》的最后定本。

宋代学术思想活跃，南宋初年有一位学者叫作吴棫（yù），首先怀疑孔传古文《尚书》中的“晚书”。他在《书稗（bài）传》一书中指出25篇“晚书”文从字顺，而33篇却文辞古奥，二者文体不一，“晚书”不可靠。朱熹赞成吴棫的说法。《朱子语类》卷七十八记载朱熹曾言：“孔壁所出《尚书》，如《禹谟》《五子之歌》《胤征》《泰誓》《武成》《冏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牙》等篇皆平易，伏生所传皆难读。如何伏生偏记难底（的），至于易记底（的）全记不得。”到了明代，梅鹗（zhuó）著《尚书考异》，分析“孔传”和“晚书”的内容，从汉人记载的关于古文《尚书》的传授情况，“晚书”的篇数、文体和来源等方面，指出

它是伪作。梅鹗分析和比较的研究方法，取得了空前的学术成就，开辟了有清一代《尚书》辨伪工作的崭新道路。清代的阎若璩（qú）潜心研究二十多年，写了《尚书古文疏证》，论定孔传古文《尚书》是伪作。证据有128条（今本缺29条，实存99条）。每一条都引经据史，列举十分翔实的资料，证明“孔传”和“晚书”的作伪。例如卷一第一条“言两汉书载古文篇数与今异”，根据郑玄注《书序》列举的16篇“逸书”篇名，证明“晚书”中只有《大禹谟》《五子之歌》《胤征》《汤诰》《伊训》《咸有一德》《武成》《旅獒》《冏命》9个篇名符合“逸书”篇名，《舜典》是从《尧典》中分出的，《益稷》是从《皋陶谟》中分出的，缺了“逸书”16篇中的《汨作》《九共》《典宝》《肆命》《原命》5个篇名，多出《仲虺（hu）之诰》《太甲》《说命》《微子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8个篇名。作伪者如果知道“逸书”16篇的篇名，为什么不照着葫芦画瓢，如法炮制？显然，“晚书”25篇是作伪者搜寻先秦文献典籍的《尚书》引文，再根据百篇《书序》的篇名拼凑起来的。《尚书古文疏证》一问世，孔传古文《尚书》作为伪书就基本定案了。当然，学术界也有不同意见，与阎若璩同时代有一位著名学者叫毛奇龄，著《古文尚书冤词》抨击阎书，有些质疑也言之有据。据钱穆先生考据，阎若璩所见毛书删掉了不少内容。《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潜邱见《冤词》，见其说有据，乃还灭己说，今《疏证》八卷有缺文并缺其条目，而犹留其条数者，殆即是也。”但是，当时和后代的多数著名学者多支持阎氏的结论，补充阎氏的论据，进一步证明孔传古文《尚书》58篇中只有33篇是比较可信的孔壁古文，这33篇内容基本同于汉初伏生所传的28篇。此外，“晚书”25篇全是伪作，所谓孔安国写的《尚书序》和传也是伪作。因此，学术界一般又称东晋梅赜献的孔传古文《尚书》为“伪孔传本”。“伪孔传本”的作者究竟是谁，至今仍然是《尚书》学史上的一个谜。

自宋至清旷日持久的《尚书》辨伪工作，开辟了《尚书》研究的新

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客观上也起到了贬黜“晚书”、独尊今文的作用。清代和近现代的学者多注重研究孔传古文《尚书》中与“伏生本”相似的篇目。这些篇目通常被称为“今文《尚书》28篇”。训诂学家们也仅仅注释这今文《尚书》28篇。然而，辨伪是《书》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争论此起彼伏，绵绵不绝。从“五四”时期古史辨派的疑古之风，到现代有些学者提倡走出疑古时代，再到当下围绕《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篇目真伪的争辩，辨伪从未止息。

孔传古文《尚书》是《尚书》唯一的传世文本。所谓伪书，有些学者认为主要伪在版本，不是孔安国所献的壁中本。至于内容或为辑佚，或为后代史官的追述，或为史实实录。大约《周书》部分多为史实实录，《商书》部分多为后代史官根据史实的整理，《虞书》《夏书》部分多为后人的辑佚，或者根据历史传说的重新编撰。

梁启超、郭沫若、陈梦家、顾颉刚、屈万里、蒋善国、周秉钧、刘起钊等学者都研究过《尚书》各篇的著作年代，结论虽然互有差别，但是多证明《尚书》记载的历史事实越是古老，编成的年代越晚，史实与著作时代成反比。我们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阅读《尚书》，运用《尚书》的历史资料。

不少学者认为《书序》和“晚书”也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孔传更是理解《尚书》不可或缺的参考材料。

《书序》的作用相当于今天文章的题解。今存百篇《书序》实际上只有81个篇目，67条序文。可以肯定大部分是汉代以前的作品。《汉书·艺文志》称：“《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这是《书序》最早的正式记载。《汉书·儒林传》也记载张霸献102篇《尚书》，其中就有一篇是《书序》。《汉书·艺文志》认为《书序》是孔子所作的，证据还不充分。《史记》大量引用《书序》，熹平石

经残石也有《书序》。这些都足以证明在汉武帝以前《书序》就已问世了，它是很珍贵的历史材料。

“晚书”虽然不是真正的孔壁古文，但有些学者认为不妨看作是古文《尚书》的西晋辑佚本。郭璞的《尔雅注》最早明确称引孔传。《尔雅·释鸟》：“鸟鼠同穴，其鸟为𪔐（tú），其鼠为𪔐（t）。”郭注：“孔氏《尚书》传云共为雄雌。”《尔雅·释畜》：“狗四尺为獒。”郭注：“《尚书》孔氏传曰犬高四尺曰獒。”郭璞卒于东晋明帝太宁二年（324），梅赜献《书》是在元帝初年（317—318），当时郭璞还在世，郭璞《尔雅注》取材的“孔传本”和梅赜献的“孔传本”有可能是一个本子。“永嘉之乱”前，《尚书》的各种传本并行于世，既有汉代立于学官的今文《尚书》本，又有魏时立于学官的古文《尚书》本。《经典释文·叙录》说：“永嘉丧乱，众家之书并灭亡。”《尔雅注》是“永嘉之乱”前成书的，孔传成书的时间应当更早。另据王国维《汉时古文诸经有转写本说》考定古文《尚书》河间献王本和杜林的漆书本在汉代流传，西晋时至少仍有转写本。“晚书”的编纂者不会不参考这几个古文《尚书》本子。

我们应特别注意《汉书·艺文志》有“《周书》七十一篇”，班固注称是“周史记”，颜师古注引刘向说是“周时诰誓号令也”。《汉书·萧何曹参传》中颜师古更进一步注明“《周书》者，本与《尚书》同类”。西晋初年，在汲郡发现了《汲冢周书》和《汲冢周志》，是记载周代历史的真实资料。“晚书”的编纂者在编纂孔传古文《尚书》的《周书》部分时不会不重视、利用这些极为珍贵的史料。

“晚书”还有一个重要来源是先秦经史诸子的《尚书》引文，现在已经考知出处的约有120条。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惠栋的《古文尚书考》以及程延祚的《晚书订疑》等论著，罗列周备，例证翔实，这里就不多说了。

“晚书”或主要是《尚书》的辑佚，它补充并丰富了《尚书》的内容，

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同时，“晚书”对于研究儒学有特殊意义。朱熹曾说：“书中可疑诸篇，若一齐不信，恐倒了六经。”王应麟《困学纪闻》称：“《仲虺之诰》，言仁之始也；《汤诰》，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诚之始也；《说命》，言学之始也。”而《大禹谟》则是巍巍宋代理学的根基。

孔传自被认定为伪作以后，注家多弃而不取。清代经学大师焦循在《尚书补疏·序》中把孔传与郑玄的注进行比较，列举七事证明孔传优于“郑注”。焦循认为孔传可与魏晋间何晏、杜预、郭璞、范宁等著名学者的传注相提并论，比汉儒的《尚书》传注精审，是阅读《尚书》的重要训诂材料。

#### 四、《尚书》的语言特点

《尚书》历来号称难读，韩愈曾有“佶屈聱牙”之说，为疏通经文，历代学者纷纷为之作注，然歧解异说，莫衷一是。阅读《尚书》必须大致了解文本的语言状况。

《尚书》所反映的语言类型时期属于上古汉语的后期。这个时期语言的特征是新旧语言形式的急速交替。就语法而言，《尚书》既有见于甲骨文金文而不见于先秦两汉文献的语法现象和语法形式，又有见于先秦两汉文献而不见于甲骨文金文的语法现象和语法形式。当然，也有既不见于甲骨文金文也不见于先秦两汉文献的语法现象和语法形式。

《尚书》有古文有今文。我们曾经对今文《尚书》进行过系统的语言研究，也有学者对古文《尚书》的语言进行过系统研究。二者比较，存在差异。然而就其语言特点而言，大同小异。二者相同的语言特点大约有八个方面：

首先，《尚书》中有大量的通假字，而且后代用例很少。

《尚书》几乎篇篇都有通假字，甚至一篇有几十个。开篇《尧典》记



叙尧的事迹凡 440 字，历代传注以为是通假字的有 26 个。一般古代文献的通假字与本字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即一个通假字仅有一个本字，或一个本字只有一个通假字。而《尚书》则有相当数量的通假现象，《尚书》的本字与通假字、本义与假借义之间的联系不是单一的，是多样的，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其一，一个本字，有几个通假字。其二，一个通假字可以作几个本字的通假字。其三，本字和通假字双向通假。其四，只用通假字通假义，不用本字本义。其五，既有本字本义，又用通假字通假义。其六，同一字既有本义又有通假义。多样性就是不规则性，不规则性是通假现象的早期形态特征。

其次，《尚书》抽象实词比例较大，各类虚词已成系统。

《尚书》是“政事之纪”，主要内容是君王的诰诫誓命以及君臣的谈话记录，表示具体名物的词汇少，而表示抽象概念的词汇多。有的表示政治、刑法、礼教，有的表示伦理纲常、品质道德、哲理性，有的则表示喜怒哀乐的心理活动。语言中抽象词汇越丰富，语言的表达能力越强。《尚书》的多数抽象实词都是词义引申虚化的结果。

与实词虚化同步的是虚词系统已基本形成。这不仅仅表现在虚词的大类齐全，还表现在大类包含的小类也趋于完备。《尚书》的副词可以分为九个小类：情态副词、关联副词、时间副词、表数副词、程度副词、范围副词、否定副词、语气副词、表敬副词。连词也可以分为九个小类：并列连词、承接连词、假设连词、递进连词、因果连词、目的连词、让步连词、转折连词和修饰连词。介词已形成较为成熟的系统，可以用来标志名动组合所表达的时间、处所、对象、工具、方法、原因等丰富复杂的语义关系。当然较之后代的虚词系统，《尚书》虚词也有不完善的地方。诸如：句末语气助词比较贫乏，文言常见的疑问语气助词“邪（耶）”“与（欤）”尚未发现，“乎”“焉”仅见于今文《尚书》，“乎”1 见，“焉”4 见。

第三，虽以单音词为主，但复音词也有一定数量。

单音词过渡为复音词是汉语发展的主要趋势。《尚书》虽以单音词为主，但复音词也有一定数量，特别是附音词和重言词。附音词不仅有名词，也有动词和形容词。重言词不仅有形容词，也有名词和动词。附音词的主要形式是前附音节“有”和词干的合构。一般认为“有+词干”式附音词，仅能作名词。今文《尚书》的“有+词干”有56例是名词，但也有4例作动词，《盘庚中》《牧誓》各1例，《康诰》有2例。有2例作形容词，分别见于《大诰》和《酒诰》。《尚书》多数“有+词干”式附音词在动态语流中显得和谐，这种情况在多以四言为句的《诗经》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调整音节、和谐语调应是汉语词汇复音化的动因之一。文言重言词多作形容词，今文《尚书》重言词有43见，形容词27见，名词4见，动词12见。重言词的词类分布既反映了文言重言词形容词多的共性特点，也反映了今文《尚书》重言词的个性特点，动词性重言词占有一定的比例。

第四，自称代词并非单复数同形，而是用不同形态的同义词来表达。

《尚书》的自称代词共有6个：“我”“予”“朕”“卬”（古文《尚书》作“仰”）“台”“吾”，《尚书》“我”“予”“朕”在格位和单复数表示方面，存在着互补关系。“朕”主要用于领格，表示单数。“我”和“予”主要用于主格，“我”用于主格多表复数，“予”用于主格几乎皆表单数。“我”“予”在同位语中，“我”多表复数，“予”几乎皆表单数。另外三个低频词“卬”“台”“吾”，则与“我”“予”“朕”存在着语音上的联系，“卬”是“我”的地方变体，“卬”“我”上古同为疑纽。“台”是“予”的地方变体，“台”“予”上古同为影纽。“朕”自为一组。“吾”是后人改窜，古本作“鱼”，或即“予”。吾、予、鱼，上古皆为模部字。予，影纽。吾、鱼，疑纽。影、疑喉牙邻纽，例得相通。

第五，没有句末语气助词“也”，叹词丰富。

今古文《尚书》都没有句末语气助词“也”，句末语气助词主要是表示祈使感叹的“哉”。

古文《尚书》有 11 个叹词，今文《尚书》有 10 个叹词。《尚书》的叹词不仅数量多，表达也十分丰富。或表示呼唤应答，或表示长吁短叹，或喜怒或哀乐，充满了强烈的抒情色彩，惟妙惟肖地表达了人物各种各样的复杂感情。

古文《尚书》没有表示疑问的句末语气助词，今文《尚书》仅有一个“其”字，仅有《商书·微子》一个语例。《尚书》的疑问语气主要运用语气副词和疑问代词来表示，语气副词有“岂”“其”“乃”等，疑问代词有“何”“曷”“害”“如台”“奈何”等。句末疑问语气助词是表达各种疑问语气的重要语法手段，有些语法作用是语气副词和疑问代词不可替代的。因而，《尚书》的这种语言现象比较特殊。

第六，宾语前置句处于常见形式和非常见形式的共现期。

否定句的宾语前置。前置的必备条件有两个，一是必须有表示否定的词，二是前置宾语必须为代词。其句法形式为：否定词 + 代词宾语 + 动词谓语。例如《周书·大诰》的“不印自恤”。疑问句的宾语前置。今文《尚书》疑问句前置的疑问代词宾语只有“何”，其固定的语法形式为：疑问代词宾语“何” + 动词谓语。例如《虞书·皋陶谟》的“予何言”。古文《尚书》疑问句前置的疑问代词宾语有“何”“曷”“畴”，各仅 1 见。叙述句的宾语前置。粗分有两种句法形式：1. 惟 + 名词宾语 + 之 + 动词谓语 / 主语 + 惟 + 名词宾语 + 动词谓语，例如《虞书·舜典》“惟刑之恤哉”。2. 惟 + 名词宾语 + 是 + 动词谓语 / 主语 + 惟 + 名词宾语 + 是 + 动词谓语，例如《虞书·益稷》“惟慢游是好”。介宾结构的代词宾语前置。主要有三种句法形式，即：是 + 介词“以” / 自 + 介词“以” / 曷 + 介词“以”。

《尚书》异于文献语言宾语前置的不常见形式。主要有三种结构形式：1. 否定句的否定词置于前置宾语之后，其句法形式为：主语 + 代词

宾语 + 否定词 + 动词谓语。例如《周书·大诰》的“尔时罔敢易法”。2. 叙述句的双宾语句，间接宾语置于动词之前，直接宾语仍置于动词谓语之后，其句法形式为：是 + 之 + 动词谓语 + 名词宾语。例见《周书·洪范》：“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3. 叙述句宾语和动词谓语间不用结构助词的宾语前置。这种句式，今文《尚书》有 21 见，主要有三种句法形式：1. 代词宾语 + 动词谓语，例如《商书·盘庚中》的“予岂汝威”。2. 名词宾语 + 动词谓语，例如《周书·大诰》的“天明畏”。3. 惟 + 名词宾语 + 动词谓语，例如《周书·大诰》的“宁王惟卜用”。

第七，被动句处于汉语语意被动句向形式被动句的发展过渡阶段。

《尚书》的被动句的类型特点是语意被动句多于形式被动句。以今文《尚书》为例，被动句凡 62 例，语意被动句 46 例，形式被动句 16 例，两者之间的比约为 4:1。在形式被动句的 16 个例句中，《周书》部分就有 15 例，《商书》部分仅《盘庚中》一例，《虞书》《夏书》部分竟没有一例形式被动句，只有语意被动句。形式被动句在《虞书》《夏书》《商书》《周书》之间的比例是 0:0:1:15。较之甲骨文，《尚书》已出现形式被动句；较之先秦两汉文献，《尚书》形式被动句的语法标志特殊。《尚书》仅有文献语言中常见的表示被动的语法标志“于”和不常见的“在”，也就是说仅有常见的形式被动句中的“于”字句和不常见的“在”字句。先秦两汉文献中表示被动的常见语法标志“见”“被”“为”“所”等字《尚书》里都有，却没有一例用于被动句作为表示被动的语法标志。今古文《尚书》中的“在”表被动，既不见于甲骨文和金文，也不见于后世历代文献。这些事实说明《尚书》正处于从意念被动向形态被动式的发展过渡阶段。

第八，《尚书》时期是意合复句向形式复句演变的过渡阶段。

《尚书》的形式复句可以表示并列、承接、递进、假设、条件、转折、

因果、目的等各种语义关系，基本形成了后世典籍形式复句各种类型的轮廓，但仍不全面。譬如，没有表选择关系的形式复句，因果形式复句中仅有因果式而没有果因式复句等，这些都体现了《尚书》时期意合复句向形式复句的过渡。《尚书》时期也是单联形式复句向双联形式复句过渡的阶段。关联词语的出现是复句进一步完善表现形式的方法，它主要是表示复句中各分句之间的逻辑联系和语义关系。形式复句的发展与关联词语的发展互为动因。

《尚书》中不仅有丰富的单重复句，亦有不少具有多层结构层次的多重复句。多重复句结构形式的特点是以二重复句为主，二重复句又以二重并列复句为主。《尚书》的二重复句不仅数量多，而且语义类型完备。后世文献语言中表示并列、承接、递进、假设、条件、转折、因果、目的等关系的二重复句，在《尚书》中都有语例。

《尚书》也有紧缩复句。紧缩复句是复句的紧缩形式，即以单句的形式表达复句的内容和逻辑关系。《尚书》处于由意合复句向形式复句演变的重要时期，形式复句和意合复句的发展，为紧缩复句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外部条件。《尚书》紧缩复句既有形式紧缩复句也有语意紧缩复句也正好证明了这一点。《尚书》紧缩复句产生的内因是《尚书》多帝王训诰、君臣对话。在言语交际中，需要一种紧凑含蓄、简要明快的口语来传递更多的语言信息，紧缩复句正适应了这一语言交际目的。兼之《尚书》语言简古，短句多，省略多，复句又多，言语者在特定的场景中言语、神色、肢体动作等非语言手段的辅助表情达意，一般复句亦极易紧缩为紧缩复句。

## 五、《尚书》的当代价值

刘知幾《史通》云：“夫《尚书》者，七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

学者必精此书，次览群籍。”此论多为历代学者共识。《书》释天道政理，兴废存亡；引导修齐治平，立德立言立功；实为治政之宏规，稽古之先务，修身之典则。故汉唐以来，上自庙堂，下至闾里，人莫不习。

当下，在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时代，《书》学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尚书》的现代诠释显现出巨大的张力。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讲话引用《尚书·周官》的“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勉励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同日，李克强总理在中外记者见面会上的九字箴言“行大道，民为本，利天下”成为热门话题，其中的“民为本”，语出《尚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作为经典中的经典，《尚书》总结的治政经验、历史规律和思想观念，具有时代超越性和真理延续性，经典的当代价值亦将日益彰显。要而言之，有如下述：

第一，汲取古老的东方政治智慧，探求中国特色的治政理念。

《尚书》为“政书”之祖。《明实录》记载明太祖朱元璋“命儒臣书《洪范》揭于御座之右，朝夕观览”。历朝历代的政治领袖们都十分重视阅读和研究《尚书》。

梳理比对世界上最古老文明形态的诸种文化因子，可以破解四大文明古国为什么仅仅华夏文明一枝独秀，生生不息。远古的黄河流域孕育的文化形态具有独一无二的区别性特征，这就是具有最为悠久独特、最具生命力的文献传统。这一传统最早的文献性质是政书，也就是《书大序》“即谓上世帝王遗书也”。据说，“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自此，伏羲、神农和黄帝有“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有“五典”，“言常道也”。历代皆有传世政典。周初著名政治家周公旦在《多士》中就指出“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书》学文献总结上古坟典的政治智慧，用圣君贤相的嘉谟善政确立了“先王政治”，建立了传统中国较为系统的国家治理

模式，进而在后世形成绵延不绝的“政统秩序”。用以德范位的道德诉求直接规约着君王的思想言行和士民的家国情怀，塑造民族的精神世界，进而形成历久弥坚的“道统观点”。《尚书》中的圣贤形象成为民族的“人格理想”，确立了民族的价值标准。《尚书》这一切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从政、理政和治政的理念、策略和方法，是最适应中国文化特点、区域特征以及民众心理的共同基因，具有最强大的凝聚力和执行力。

《尚书》的文献传统及阐释传统，反映了中国文化的特征。这种特征以文献坚守历史，以阐释适应时代，民族文化中最优秀的因子得以保存，历史发展环环相扣，文化传承绵绵不绝，原典成为文化标识，诠释成为时代象征，原典与诠释的融合成为民族和谐、文化认同和与时俱进的最大动力。因此，从哲学高度看，《尚书》中呈现的虽然是王朝时代的大经大法，但其超越时代的“道”却是任何时代治国理政的金科玉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肯定历史发展的螺旋性。螺旋性就有相似性。研究《尚书》，我们可以从相似性中找出历史发展的正确动因，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路径和治政理念。

第二，揭示华夏文明的始创论述，延续传统文化的学术正脉。

传统文化是什么？其内核是什么？有学者认为传统文化就是儒学，有学者认为传统文化是“六经”、“六艺”、书法、曲艺、武术、民俗等等无所不包，观点因立论角度不同而言人人殊。其实，在传统文化或大或小的范围里，一部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文化（思想观念等），一部分是在其影响下产生的现象（民风、民俗等），决定性的东西是传统文化的内核与主流。那么传统文化中的决定性的东西是什么呢？毋庸置疑，是民族思想文化的传承体系，其物质形态是最早的经典及其诠释。这是传统文化的内核和主流，也是传统学术的“正脉”，这不是一个价值判断，而是一个事实判断。

《尚书》是中国最早的经典。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序》认为“经

惟《尚书》最尊”。《尚书》于传统文化诸元素之始创性论述最为广泛丰富，是华夏文明一些重要思想、理论、概念、观点的渊藪。诸如，《尚书》开篇的《尧典》首节就提出“修齐治平”的政治哲学思想：“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舜典》提出中国最早的文学理论术语“诗言志”，揭示诗的本质特征。朱自清先生《诗言志辨序》认为这是中国历代诗论的“开山的纲领”，对后来的文学理论有深远的影响。《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所谓的虞廷“十六字诀”，是构建宋明理学庞大学术体系的理论基础。历代对《尚书》一些特定篇目和类型的系统研究不仅形成了新的学术体系，例如《禹贡》学、《洪范》学，还形成一些新的文化观念和学术见解。《洪范》“五行”对于民族宇宙观和认识论之建构，“九畴”对于国家法权制度的建立；《禹贡》行政区域界划标准的设计对中国历史地理学、自然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之影响，“九州”的假想设定对国家认同以及“大一统”观念的确立；《吕刑》对中国法律思想之建设；典、谟、训、诰、誓、命等对中国文体学之形成。科举时代，《尚书》作为考试的重要内容，在民族教育、人才选拔与社会主流意识构建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尚书》之于中国文化诸元素的构成贡献巨大，是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基因。《尚书》学是大道之学。历代对《尚书》的语言诠释、政治诠释、历史诠释、心理诠释以及由此形成的诸学理论，与当代学术体制中的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法律、天文、地理、文学、艺术等领域研究密切相关。历代对《尚书》文本连续不断的多角度诠释，既保持了《尚书》基本理念和价值观的相对稳定，又进行了适当的推陈出新。《尚书》悠久的历史智慧总是直接介入生气勃勃的时代思想建构，这些思想在今天同样可以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核。研究《尚书》及《尚书》学文献就是追本溯源，继往开来，延续传统文化的学术正脉。



第三，揭示世道人心的传统内涵，展现《书》学教育的当代价值。

经典著作承载着古人的生存智慧，蕴含着中华民族最基本的价值诉求，通过历代的教育锻铸着一个民族的基本品格。对每一个生命个体、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就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经学经典集中反映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一直是“政治、社会、人生教育的基本教材”。圣人有言：“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礼记·经解》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软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词比事，《春秋》教也。”《墨子·天志》论《诗》《书》：“书于竹帛，镂之金石，琢之槃盂，传遗后世子孙。曰将何以为？将以识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也。”《墨子》的作者认为《诗》《书》并不在讲述后世之所谓史，而是传承顺天爱人之理，承担着道德教化的功能。

《书》教疏通知远，重视德教。“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治政强调“正德、利用、厚生”的“三正”原则，正身之德，利民之用，厚民之生，富民安国。修身主张“勤”“俭”“谦”“和”，“克勤于邦，克俭于家”；“满招损，谦受益”；“神人以和”。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缺失《书》教《礼》教了，特别是缺失青少年的传统道德教育，从而可能致使整个社会缺失道德修养、道德底线、道德标准和道德约束。

当道德重建成为一个民族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时，当我们需要重建当代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时，《尚书》的道德哲学和伦理价值无疑是我们必须汲取的文化营养。道德重建呼唤《书》学的回归，《书》学的回归首先是《书》教的回归。经之为经的意义即在于教人立身行事。经典无疑是传统中国个体修身的蓝本，是中华民族价值体系建立的基础。《尚书》中的“民本”思想、“修身”思想、“德治”思想、“和谐”

思想，都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内容，都可以转化为现代的价值理念，而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同志说：“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道德文化层面的《尚书》学研究和教育可以为匡正人心、凝聚正能量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障。

第四，展示中华经典再生的正能量，研究文化国际传播的新策略。

《尚书》具有传承性特征。文献的传承性特征往往被解释为“影响”。“影响”体现了所有文献内在合法性要求，文献只有产生影响才能产生再生的正能量。《尚书》政史资料汇编的文献性质具有巨大的再生能量。《尚书》在古代汉字文化圈各国都有传布，古代朝鲜半岛学人用汉语著述的《尚书》学文献数量可观，影响涉及政治、哲学、思想、法律、教育、文化等广泛的领域。

历史印迹是文化对话的前语境。全面整理和深入研究域外《尚书》学汉籍，梳理汉文化在异域文化中的存在形态与演变脉络，发掘出双方文化的共性因子与异质元素，将静态的古老文本诠释与动态的当代学术研究进行融合延伸，既保持历史所赋予的特定亲和力，又融合时代所赋予的鲜活生命力，这样的文化对话可以非常容易地形成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激活对话对方的历史记忆，提升对话己方的文化自信。通过国际学术交流，共同整理和研究域外《尚书》学文献，寻找新时代传统文化传播的新形式，这是汉文化高品质国际传播应该采取的最为正确有效的策略。

历史的发展进程证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极强的增殖能力和调节能力。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文化变革和价值转换，都与经典的重构与诠释

的重建紧密相关。面对由来已久的反传统思潮和学术理论的西化倾向，我们需要在历史与现实、传统与传承中重建民族的话语体系和价值体系，《尚书》作为政史文献最早的典籍，可为弘扬气象恢宏的华夏传统文化提供不可缺失的文献依据与思想基础。广泛深入展开《尚书》及《尚书》学研究，是深刻体认源远流长传统文化的根本，也是提炼中国文化特征“古为今用”的基本条件。

## 六、《尚书》的主要传世注本和本书的编写体例

《尚书》流传最广的两个注本，一是孔颖达的《尚书正义》，一是蔡沈的《书集传》。前者是汉唐《尚书》研究的代表作，后者是宋学《尚书》研究的代表作，二者皆长期立于官学，历代版本较多。现在我们见得最多的《尚书正义》是《十三经注疏》本。《十三经注疏》本最常见的是1980年中华书局影印、民国世界书局缩印的阮元刻本。这个本子影印时曾与清代江西书局重修阮元本及点石斋石印本核对，正讹补脱，附于书末。虽然此为“以应急需”之本，后也屡见新的点校本或整理本，然学术界仍以中华书局这个影印本为善本。《书集传》现存最早的本子是《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书前有蔡沈的儿子蔡杭的《进书集传表》、淳祐丁未八月二十六日在延和殿蔡杭与宋理宗的问答《延和殿答圣语》、吏部侍郎赵汝腾《书集传》的审读意见《后省看详》、朱熹《书传问答》、蔡沈的《书集传序》和《孔安国序》。书末附有蔡沈弟子黄自然的跋、朱熹孙子朱鉴的跋以及吕遇龙的刻书说明。《书集传》通行的传世本是清代的武英殿本和《四库全书》文渊阁本。文渊阁本是抄本，多俗字，多缺笔字，多手写异体字，没有标点。武英殿本是刻本，字迹规整，有句读，1936年曾经世界书局影印，影响较大。2010年，凤凰出版社以武英殿本为工作底本，出版《书集传》

第一个标点整理本。1984年，岳麓书社出版的《尚书易解》是今文《尚书》最好的整理点校本，也是影响最大的《尚书》读本。本书以中华书局影印《尚书正义》为工作底本，参之以《尚书易解》和凤凰版《书集传》断句分节。

《尚书》有今文《尚书》有古文《尚书》，今文《尚书》历史文献价值高，古文《尚书》思想文化价值高，二者不可偏废。本书内容既包括今文《尚书》，也包括古文《尚书》，但不包括古文《尚书》的《大序》和《小序》。主要原因是缩减篇幅，以求尽量合于丛书字数要求，再则也不影响经文内容的完整性。

各篇的编写体例根据丛书要求分为四个部分，一是经文，二是注释，三是点评，四是旁注。

《尚书》作为最早的原典之一，古词僻义，触目皆是，疏通字词，注释的总量当多于别的典籍。为了便于阅读，经文以小段为单位，注释以句为单位。一段一个注释群，一句一个注码。一句数注，各注连写。注释参考了近百种古今主要传注，注重出土材料中《尚书》文献或类《尚书》文献的研究成果，去粗取精，择善而从；或有未明，间下己见，言必有据；或不能决，诸说并存，以资参考。注释方式不旁征博引，详考细辨，仅对生词僻语，简释语源和语境义；复杂的语法现象，简释结构关系；典章制度和历史事件，简释出处。生僻字和多音字加注汉语拼音，古今字和通假字一律不作改动；上古人名中的繁体字统一转换成简体字，异体字则改为正字。为尽量减少出注数量，相同的生僻词语，每篇仅注释首见例。

点评是本书最为着力之处，重在说明各篇的文化价值，引导阅读，把握精髓。圣人有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尚书》文本自不能言，需要人理解阐释，实现《书》学与现代文化的相融共通。研读《尚书》就要把注意力放在义理的发现上，以求“圣人之心”。经典的价值不仅

在于传承文本，更重在经世致用。只有阐释和弘扬经典的现代意义，经典才有历久弥新的永恒生命力。

《尚书》具有复杂的流传历史和特殊的文本状态，为了帮助读者阅读理解，点评还适当说明今文古文，例如，指明《大禹谟》，“古文《尚书》有，今文《尚书》无”；说明重要的校勘成果，例如，今文《尚书》无《舜典》篇题，古文《尚书》析分《尧典》“慎徽五典”以下为《舜典》；说明相关篇章之间的内容联系，例如，指出《大禹谟》与《皋陶谟》《益稷》可为一组，记载的都是舜与禹、益、皋陶讨论政务的内容。《书序》说：“皋陶矢厥谟，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谟》《益稷》。”阅读和研究可以三者结合分析参考。

旁注是篇末点评的补充。举凡重要字句、版本异文、特殊用法、文学成就、史料价值等，随文评注，以期画龙点睛，提高读者兴趣，加强阅读效果。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我们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我们的民族饱经忧患，却又能一次又一次浴火重生。中华文明是古代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历史是螺旋式发展的，迎接当今的各种挑战，我们也需要从祖先那里寻求我们这个民族不老的生命奥秘和丰富的生存智慧。《尚书》疏通知远，垂世立教，恢宏至道，是华夏文明最早的政典史籍。我们就先从读《书》开始吧！



# 尚 书

## 虞 书

### 尧 典

曰若稽古<sup>[1]</sup>，帝尧曰放勋<sup>[2]</sup>，钦明文思安安<sup>[3]</sup>，允恭克让<sup>[4]</sup>，光被四表<sup>[5]</sup>，格于上下<sup>[6]</sup>。克明俊德<sup>[7]</sup>，以亲九族<sup>[8]</sup>；九族既睦，平章百姓<sup>[9]</sup>；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於变时雍<sup>[10]</sup>。

#### [ 注释 ]

[1] 曰若：金文常见，或作“雩若”“粤若”“越若”，句首语气词，无义。稽古：查考往事。稽，考察。 [2] 帝：史家之称，三皇五帝是史家构拟的上古帝王世系。原始社会没有国家，也没

“克明俊德”至“协和万邦”诸句，与《大学》论证儒家政治哲学思想的逻辑完全相同。

有皇、帝和王，此处“帝”实为部落联盟首领。尧：号放勋，相传是我国原始社会后期的著名部落首领，属陶唐氏，所以又称唐尧。本书一切专名仍沿用经文。 [3] 钦：恭敬节俭。郑玄说：“敬事节用谓之钦。”明：明察。郑玄说：“照临四方谓之明。”安安：温柔宽容的样子。《尚书考灵曜》作“晏晏”，郑玄注：“宽容覆载谓之晏。”《尔雅·释训》：“晏晏，温和也。” [4] 允：确实，的确。克：能。让：谦让。 [5] 被：遍及。四表：四方，四海之外。 [6] 格：通“各”。各，甲骨文义作“来”“至”。上下：指天地。 [7] 俊：杰出，才智超过一般的人。《说文》：“俊，才千人也。” [8] 亲：使动用法，义为“使……亲近和睦”。九族：高祖、曾祖、祖、父、自己、子、孙、曾孙、玄孙九代。泛指至亲。 [9] 平：实为“采”之形讹，义为分别、辨别。《说文》：“采，辨别也。象兽指爪分别也。读若‘辨’。”详见惠栋《九经古义》。章：彰明。百姓：指百官。孔疏：“百姓谓百官族姓。” [10] 黎众。於：代，递。《尔雅·释诂》：“於，代也。”时：善。雍：和睦。

第一段，概述尧的品德和功绩。

在神话传说中，羲和或为驾驭日车的神，或为太阳的母亲。《离骚》：“吾令羲和弭节兮。”洪兴祖补注：“日乘车驾以六龙，羲和御之。”《山海经·大荒南经》：“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后来神话传说历史化，羲和成为制定历法的官。

乃命羲、和<sup>[1]</sup>，钦若昊天<sup>[2]</sup>，历象日月星辰<sup>[3]</sup>，敬授人时<sup>[4]</sup>。分命羲仲，宅嵎夷<sup>[5]</sup>，曰暘谷<sup>[6]</sup>。寅宾出日<sup>[7]</sup>，平秩东作<sup>[8]</sup>。日中<sup>[9]</sup>，星鸟<sup>[10]</sup>，以殷仲春<sup>[11]</sup>。厥民析<sup>[12]</sup>，鸟兽孳尾<sup>[13]</sup>。申命羲叔，宅南交<sup>[14]</sup>。平秩南讹<sup>[15]</sup>，敬致<sup>[16]</sup>。日永<sup>[17]</sup>，星火<sup>[18]</sup>，以正仲夏。厥民因<sup>[19]</sup>，鸟兽希革<sup>[20]</sup>。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sup>[21]</sup>，平秩西



成<sup>[22]</sup>。宵中<sup>[23]</sup>，星虚<sup>[24]</sup>，以殷仲秋。厥民夷<sup>[25]</sup>，  
鸟兽毛毳<sup>[26]</sup>。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sup>[27]</sup>。  
平在朔易<sup>[28]</sup>。日短，星昴<sup>[29]</sup>，以正仲冬。厥民  
隩<sup>[30]</sup>，鸟兽氄毛<sup>[31]</sup>。帝曰：“咨<sup>[32]</sup>！汝羲暨和。  
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sup>[33]</sup>，以闰月定四时<sup>[34]</sup>，成岁。  
允厘百工<sup>[35]</sup>，庶绩咸熙<sup>[36]</sup>。”

### [ 注释 ]

[1] 乃：关联副词，于是。羲、和：尧时制定历法的官。马融曰：“羲氏掌天官，和氏掌地官。” [2] 若：顺从。昊：广大。 [3] 历：推算。象：取法。《楚辞》王逸注：“象，法也。” [4] 人：本作“民”，唐天宝三载卫包避唐太宗李世民名讳改“民”为“人”。见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 [5] 嵎夷：地名，在东海之滨。 [6] 暘（yáng）谷：相传为太阳升起的地方。《说文》：“暘，日出也。” [7] 寅：敬。宾：傧，导。 [8] 平秩：辨别测定。 [9] 日中：昼夜等长，指春分日。 [10] 星鸟：指南方朱雀七宿。因呈鸟形，故称“星鸟”。 [11] 殷：正，确定。仲：每季度中间的一个月。 [12] 厥：其。析：分散。 [13] 孳尾：生育繁衍。孔传：“乳化曰孳，交接曰尾。” [14] 交：交趾，地名。《墨子·节用》《韩非子·十过》都说：“尧治天下，南抚交趾。” [15] 讹：运行。《诗经·小雅·无羊》：“或寝或讹。”毛传：“讹，动也。” [16] 致：回归。 [17] 日永：夏至日白天最长。永，长。 [18] 星火：大火星。东方青龙七宿之一，夏至日黄昏出现在南方。 [19] 因：就，指就高地居住。《吕氏春秋·仲夏纪》《礼记·月令》都说：“仲夏之月……可以居高明。” [20] 希革：稀

毛。希，通“稀”。革，通“鞞”。《玉篇》：“鞞，羽也。”郑玄说：“夏时鸟兽毛疏皮见。”[21] 饯：用酒食送行。《尚书易解》：“践，送也。”纳日：入日，落日。《尚书大传》作“入日”。[22] 西成：太阳西落的时候。《皋陶谟》郑玄注：“成，终也。”[23] 宵中：夜昼等长，指秋分日。[24] 星虚：星名。北方玄武七宿之一。[25] 夷：平，指到平地居住。[26] 毳(xi n)：羽毛更生。[27] 幽都：幽州。今河北北部及辽宁一带。[28] 在：察。见《尔雅·释诂》。朔：北方。易：改易。这里指运行。[29] 星昴：星名，西方白虎七宿之一。[30] 隩(yù)：通“奥”，室。这句话是说：民避寒而入室内。[31] 毳(r ng)：细毛。[32] 咨：《玉篇·口部》：“咨，咨嗟也。”表感叹。[33] 期(j)：一周年。有：连词，通“又”，用于整数与余数之间。[34] 闰月：月亮绕地球运行一周，需时二十九天多。一年十二月，大月三十天，小月二十九天，共计三百五十四天，比一年的实际天数少一天多。因此必须安排闰月。[35] 允：用。《经传释词》：“家大人曰：允，犹用也。《书·尧典》曰‘允厘百工’，言用厘百工也。”厘：治理。百工：百官。[36] 庶绩咸熙：许多事情都兴办起来。庶，众。咸，范围副词，都。熙，兴。庶绩，受事主语。

第二段，记叙尧分命羲氏、和氏制定历法节令。

帝曰：“畴咨若时登庸<sup>[1]</sup>？”

放齐曰<sup>[2]</sup>：“胤子朱启明<sup>[3]</sup>。”

帝曰：“吁<sup>[4]</sup>！嚚讼可乎<sup>[5]</sup>？”

帝曰：“畴咨若予采<sup>[6]</sup>？”

驩兜曰：“都<sup>[7]</sup>！共工方鸠僝功<sup>[8]</sup>。”

帝曰：“吁！静言庸违<sup>[9]</sup>，象恭滔天<sup>[10]</sup>。”

帝曰：“咨！四岳<sup>[11]</sup>，汤汤洪水方割<sup>[12]</sup>，荡荡怀山襄陵<sup>[13]</sup>，浩浩滔天<sup>[14]</sup>。下民其咨<sup>[15]</sup>，有能俾乂<sup>[16]</sup>？”

兪曰：“於<sup>[17]</sup>！鯀哉<sup>[18]</sup>。”

帝曰：“吁！咈哉<sup>[19]</sup>，方命圯族<sup>[20]</sup>。”

岳曰：“异哉<sup>[21]</sup>！试可乃已<sup>[22]</sup>。”

帝曰：“往，钦哉！”

九载，绩用弗成。

“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这三句衍化出成语“浩浩汤汤”和“浩浩荡荡”。起初用“浩浩汤汤”，后惯用“浩浩荡荡”。

### [ 注释 ]

[1] 畴：疑问代词，谁。咨：句中语气助词，无义。若：善，治理好。时：四时。登庸：提升，任用。《尔雅·释诂》：“登，升也。”马融说：“羲和为卿官，尧之末年皆以老死，庶绩多阙，故求贤顺四时之职，欲用以代羲和。” [2] 放齐：与下文驩兜、共工皆为尧臣，皆列于四凶。 [3] 胤：后嗣。朱：丹朱，尧的儿子。启明：开明。 [4] 吁：叹词，惊叹中又带有否定的语气。 [5] 嚚（yín）：不说忠信的话。《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口不道忠信之言为嚚。”讼：争，好争辩。 [6] 采：事。《皋陶谟》“载采采”，《史记·夏本纪》作“始事事”。 [7] 都：叹词，《书集传》：“都，叹美之辞也。” [8] 共工方鳩倮（zhuàn）功：共工防救水灾，已具功绩。方，通“防”。鳩，通“救”。《说文》引作“救”。倮，马融说：“具也。” [9] 静言：巧言。《汉书·翟方进传》：“静言令色，外巧内嫉。”庸：时间副词，经常。《尔雅·释诂》：“庸，常也。”

违：邪僻。 [10] 象恭：貌似恭敬。滔天：弥漫接天，形容气性高傲。滔，漫。 [11] 四岳：官名，主持四岳的祭祀，为诸侯之长。 [12] 汤（shāng）汤：水大的样子。方：遍，范围副词。孙星衍说：“‘方’与‘旁’通。《说文》云：‘旁，溥也。’”割：通“害”。孔传：“割，害也。” [13] 荡荡：叠音词，水广大的样子。怀：包围。襄：上，涨上，漫上。 [14] 浩浩：叠音词，水势远大的样子。滔天：巨浪接天，形容水势汹涌澎湃。 [15] 其：语气副词，表肯定语气，可译为应当、必定。 [16] 有能俾乂：意即有能使洪水得到治理的人吗？俾，使。乂，治理。也有学者认为《尚书》无“者”字结构，“能俾乂”相当于“能俾乂者”。 [17] 於：叹词，《助字辨略》：“又音‘乌’，叹美辞也。《书·尧典》：‘金曰：於！鯀哉！’疏云：‘於，即鸣字，叹之辞也。’” [18] 鯀：尧的大臣，禹的父亲。哉：语气词，表示商度语气。《舜典》“金曰：垂哉”及“金曰：益哉”之“哉”同。 [19] 咈（fú）：违背。哉：语气词，这里表示陈述语气。 [20] 方命：郑玄说：“方，放。谓放弃教命。”圮（pǐ）：毁坏。《尔雅·释诂》：“圮，毁也。”族：族类。 [21] 异：举。哉：语气词，这里表示祈使语气。 [22] 试可乃已：江声说：“试、已，皆用也。言用之可乃用尔。”又，此句《史记·五帝本纪》作“试不可用而已”。钱大昕说：“古人语急，以‘不可’为‘可’。”可备参考。

第三段，记叙尧选拔官吏的情况。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sup>[1]</sup>，巽朕位<sup>[2]</sup>？”

岳曰：“否德忝帝位<sup>[3]</sup>。”

曰：“明明扬侧陋<sup>[4]</sup>。”

师锡帝曰<sup>[5]</sup>：“有齔在下<sup>[6]</sup>，曰虞舜。”

帝曰：“俞<sup>[7]</sup>！予闻，如何？”

岳曰：“瞽子<sup>[8]</sup>，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蒸蒸<sup>[9]</sup>，又不格奸。”

帝曰：“我其试哉！女于时<sup>[10]</sup>，观厥刑于二女<sup>[11]</sup>。”厘降二女于妫汭<sup>[12]</sup>，嫔于虞<sup>[13]</sup>。

帝曰：“钦哉！”

这是政治婚姻的最早记载。

上述两段是文献典籍中最早的会议记录。

#### [ 注释 ]

[1]庸：用。 [2]巽：通“践”，《史记·夏本纪》作“践”。《礼记·中庸》“践其位”，郑玄注：“践，犹升也。” [3]否（p）：鄙陋。《史记·五帝本纪》作“鄙”。忝：辱，谓配不上。 [4]明明：前“明”字，动词，明察；后“明”字，名词，贤明的人。扬：推举。侧陋：疏远隐匿，指地位卑微的人。 [5]师：众人。锡：赐，这里指献言。《尚书易解》：“古者下对上亦称锡，犹今言贡献。” [6]齔：疾苦的人。《尔雅·释诂》：“齔，病也。”“病”有“苦”义，《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范宣子为政，诸侯之币重，郑人病之。” [7]俞：叹词，表示应答。《尧典》中的叹词“俞”皆用于对话。李学勤指出，传世文献中，“俞”作为叹词，见于《尧典》《舜典》《皋陶谟》《益稷》及伪古文《大禹谟》，先秦别的古籍少有此用法；而甲骨卜辞中也有“俞”作为叹词的用例，可证《尧典》来源很古。 [8]瞽：盲人。指舜的父亲乐官瞽瞍。瞽，《史记·五帝本纪》引作“盲”；瞽子，引作“盲者子”。 [9]以：介词，因为。蒸蒸：叠音词，厚美。《诗经·鲁颂·泮水》：“蒸蒸皇皇，不吴不扬。”毛传：“蒸蒸，厚也。”《诗经·大雅·文王有声》：“文

王烝哉。”《韩诗》谓“烝，美也。” [10]女：嫁女。时：通“是”，代词，此处意谓“这个人”。 [11]厥：其。刑：法，这里指法则。《诗经·大雅·思齐》：“刑于寡妻。”毛传：“刑，法也。”二女：尧的女儿娥皇、女英。 [12]厘：命令。妘（gu）：水名。汭（rui）：水湾。 [13]嫫：妇，这里指嫁于虞舜为妇。

第四段，记述四岳推荐舜、尧考察舜的情况。

### [ 点评 ]

典是《尚书》的重要体式。《说文》解释“典”的字形象册在几上，故云：“大册也。”“五帝之书也。”《尧典》是记述唐尧美德和功绩的政史资料，确切的成书年代目前尚不可考。开篇“曰若稽古”，说明不是实录，是后人考述古事。

《尧典》是中国上古史的奠基篇。中国古代的帝王世系由《史记》的《五帝本纪》建构。《五帝本纪》的史料来源就是《尧典》《舜典》全文，再辅以战国末的《五帝德》和《帝系姓》的相关材料。

《尧典》也是中国政书的最早篇章。《尧典》反映了政统古老的禅让制度。最高权力如何交接，是最重要的政治制度。文献记载古代中国曾出现过“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血统交接制、禅让制和世袭制。相比较而言，禅让制具有民主性质，继任者需要经过推荐和考察，选择的条件也不是仅仅根据贵贱和社会关系。尧老了，谁继任？尧打算让位于四岳而不是儿子丹朱；四岳谦让，一致推举舜。舜当时还是一个平民，家庭成员皆非善类，其父不依德义，母亲不言忠信，弟弟傲慢无礼，舜都能

与他们和谐相处。四岳认为舜有孝行美德，一定能够治理好天下。尧很慎重，就把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舜，观察舜的私德内美，后来又让舜管理各种事务，观察舜的才智能力，确信舜德才兼备，才把权力交给舜。禅让制不仅见之于《尧典》，还见于先秦的儒家墨家文献。出土文献也有记载，诸如，郭店楚简的《唐虞之道》和《穷达以时》，上博简的《容成氏》和《子羔》。这些记载展现了《礼记·礼运》“天下为公”“选贤举能”的大道之治，成为人们孜孜向往的美政。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在几千年的世袭帝制时代，有些王朝不仅开国要举行隆重的禅让仪式，如商汤三让，秦汉迄清甚或数十次出现过禅让，如汉献帝刘协禅让，当然多数禅让都是被迫的。也有不少史料记载唐虞禅让不是史实，《竹书纪年》记载：“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韩非子·说难》认为唐虞夏商周的政权交接充满血雨腥风：“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也。”这些记载完全颠覆了正统儒学的史学观。但研究证明，尧时不是“家天下”，部族联盟首领不得专权擅行。此外，后世少数民族如鲜卑、契丹、女真、蒙古都曾实行过首领出于公推的制度。因此，远古的禅让应有史实基础，只是未必如文献记载得那样美好。

《尧典》还反映了原始社会的军事民主制。原始社会的后期，随着社会的发展，小的氏族发展成大的部落，部落之间的联系形成更大的部落联盟，部落联盟的最高权力机构是部落联盟会议。部落联盟的任何重大决策都必须召开部落联盟会议决定，部落联盟首领不能独断专

行。美国著名学者摩尔根称这一部落联盟机构为“军事民主制”。《尧典》记载了一次部落联盟会议，会议的主持者是部落联盟领袖尧，出席会议的是各个部落联盟的首领四岳十二牧。会议的议题是选拔各方面管事的人才。首先选拔治理历法的人。放齐推荐尧的儿子丹朱，尧以为丹朱说话虚妄，喜欢争辩，予以否定。然后选拔治理政事的人。驩兜推荐共工，尧以为共工花言巧语，阳奉阴违，予以否定。最后选拔治理洪水的人。众人推荐鲧，尧认为鲧不服从命令，危害族人，也予以否定。但是四岳十二牧坚持建议任用。部落联盟领袖和四岳十二牧之间关系融洽，完全平等，会议充满民主气氛。放齐、驩兜推荐丹朱、共工，尧可以据理否定；四岳推荐鲧治理洪水，尧虽然不同意，但仍然必须依从四岳十二牧的决定。

《尧典》具有不可或缺的文化价值。人类从畜牧社会走进农耕社会，迫切需要根据季节耕种收获，便留心观察天象物候。《尧典》则是人类“观象时代”观象记时的最早文献记录。《尧典》关于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记载，已为现代科学研究所证实。气象学家竺可桢在《中国古代在天文学上的伟大贡献》（《科学通报》1951年第3期）一文中论定《尧典》的“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就是阳历年，“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则是阴阳历合用，比同时代的其他文明古国的历法更为先进。观象记时还反映了我国古代天人同构的宇宙认知模式。认识天文制定历法的目的在于指导人类生产生活。同时，人们在掌握宇宙秩序及其运动



规律的过程中，会触类旁通，对应人间社会秩序及其运动规律。《论语·泰伯》：“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后世“天人合一”学说与“历象授时”有着密切的因果联系。

《尧典》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些重要思想、观点的源头。儒家“修、齐、治、平”内圣外王政治哲学思想的系统论述见之于《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尧典》第一节赞颂尧的品德：“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於变时雍。”“明俊德”就是“修身”，“亲九族”就是“齐家”，“平章百姓”就是“治国”，“协和万邦”就是“平天下”。修身，才能齐家；齐家，才能治国；治国，才能平天下。“克明俊德”，才能“以亲九族”；“九族既睦”，才能“平章百姓”；“百姓昭明”，才能“协和万邦，黎民於变时雍”。《尧典》与《大学》论证逻辑的惊人相似之处证明《尧典》是《大学》的理论源头。

西汉伏生所传今文《尚书》中的《尧典》，包括下篇《舜典》的内容。本书则依孔传古文《尚书》分为两篇。

## 舜 典

篇首这 28 字，清代段玉裁考定为南朝齐人姚方兴添加。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sup>[1]</sup>，协于帝。浚哲文明<sup>[2]</sup>，温恭允塞<sup>[3]</sup>，玄德升闻<sup>[4]</sup>，乃命以位。慎徽五典<sup>[5]</sup>，五典克从。纳于百揆<sup>[6]</sup>，百揆时叙<sup>[7]</sup>。宾于四门<sup>[8]</sup>，四门穆穆<sup>[9]</sup>。纳于大麓<sup>[10]</sup>，烈风雷雨弗迷。

### [ 注释 ]

[1] 舜：姚姓，名重华，相传是我国原始社会后期的著名部落首领，属有虞氏，所以又称虞舜。 [2] 浚：深邃。哲：智慧。明：明察。孔疏：“照临四方曰明。” [3] 温：温和。恭：谦逊。塞：充满。 [4] 玄：潜行，潜修。孔疏：“舜在畎亩之间，潜行道德，显彰于外，升闻天朝。” [5] 慎：谨慎地。徽：美，善，这里是动词，完善。五典：同下文“五品”。指五种伦常关系，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常教。孔疏：“此‘五典’与下文‘五品’‘五

教’，其事一也。” [6] 纳：选入。百揆：揆度庶事之官，总揽政务。蔡传：“犹周家之冢宰。” [7] 时叙：承顺。《经义述闻》：“时叙，犹承叙也。承叙者，承顺也。” [8] 宾：通“傧”，用如动词，迎接宾客。 [9] 穆穆：容仪谨敬的样子。《尔雅·释训》：“穆穆，敬也。”郭璞注：“皆仪容谨敬”。 [10] 大麓：官名，主管山林。《说文》：“麓，一曰守山林吏也。”

第一段，记叙舜的美德以及唐尧让位虞舜。

帝曰：“格<sup>[1]</sup>，汝舜！询事考言<sup>[2]</sup>，乃言底可绩<sup>[3]</sup>，三载。汝陟帝位<sup>[4]</sup>。”舜让于德，弗嗣。

#### [ 注释 ]

[1] 格：来。 [2] 询：谋划。 [3] 底(zh)：一定。 [4] 陟(zhì)：升，登上。

正月上日<sup>[1]</sup>，受终于文祖<sup>[2]</sup>。在璇玑玉衡<sup>[3]</sup>，以齐七政<sup>[4]</sup>。肆类于上帝<sup>[5]</sup>，禋于六宗<sup>[6]</sup>，望于山川<sup>[7]</sup>，遍于群神。辑五瑞<sup>[8]</sup>。既月乃日<sup>[9]</sup>，覲四岳群牧<sup>[10]</sup>，班瑞于群后<sup>[11]</sup>。

肆：遂，于是。或作“遂”。1962年冬在河南偃师出土的熹平石经《尚书》残石有“以齐七政遂”五字。

#### [ 注释 ]

[1] 上日：善日，吉日。据王引之说。 [2] 受终：指接受尧的禅让。孔传：“终，谓尧终帝位之事。”文祖：尧太祖的宗庙。祖，《说文》：“始庙也。” [3] 在：察。璇玑玉衡：北斗七星。《史记·天官书》：“北斗为玉衡。”玉衡是杓，璇玑是魁。 [4] 齐：排列。

七政：七项政事，即祭祀、班瑞、东巡、南巡、西巡、北巡、归格艺祖。见《尚书易解》。 [5]类：通“灋”，祭天之礼。《说文》：“以事类祭天神。”这里指祭告继承帝位的事。上帝：天神。甲骨卜辞中“帝”常指上帝。据卜辞记载来看，上帝主宰气象（雨、雷、雹、风、雾、云等），支配年成，左右城邑安危，能够降祸福。 [6]禋（y n）于六宗：可能就是以禋礼祭祀六位先祖。禋，祭名。《说文》：“禋，洁祀也。”六宗，马融说：“天地四时也。”又，“宗”在商代可指安置祖先神主之处，甲骨文中有用例。据考古学研究，宗是具有遮阳蔽雨顶盖的祭坛，如殷代妇好墓上筑有“母辛宗”。金文中有“鼈史展乍（作）宝壶，用禋祀于兹宗室”句，可以作为参照。 [7]望：祭山川之名。 [8]辑：敛聚，收集。五瑞：诸侯作为符信的五种玉。《周礼·春官·大宗伯》和《典瑞》都有记载：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 [9]既月乃日：“日”与“月”均用作动词，谓既择月又择日。 [10]覲：朝见。牧：官长。 [11]班：通“颁”，分发。后：君长。

特：本义指没有被阉割的公牛，此处“特”引申表示数量结构“一牛”。“特”后来进一步演变为特殊基数词，用法同“一”。《国语·晋语》：“子为我具特羊之飧。”韦昭注：“特，一也。”“特羊”即“一羊”。

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sup>[1]</sup>，柴<sup>[2]</sup>。望秩于山川<sup>[3]</sup>，肆覲东后<sup>[4]</sup>。协时月正日<sup>[5]</sup>，同律度量衡<sup>[6]</sup>。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赞<sup>[7]</sup>。如五器<sup>[8]</sup>，卒乃复。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礼。归，格于艺祖，用特。

## [ 注释 ]

[1] 岱宗：东岳泰山。 [2] 柴：通“紫”，祭天名。马融说：“祭时积柴，加牲其上而燔之。”《说文》：“紫，烧柴焚燎以祭天神。” [3] 秩：次序。 [4] 东后：东方的诸侯君长。 [5] 协：协调。时：四时。正：确定。 [6] 同：统一。律：古乐十二律，阴律六，阳律六。度：丈尺。量：斗斛。衡：斤两。 [7] 五礼：公侯伯子男五等朝聘之礼。五玉：即上文“五瑞”。手持称瑞，陈列称玉。三帛：三种不同色的丝织品，用来垫玉。郑玄说：“三帛，所以荐玉也。受瑞玉者以帛荐之。”二生：活羊羔和雁，卿大夫所执。一死：一只死野鸡，士所执。 [8] 如：通“而”，连词，表示承接关系。五器：即上文“五瑞”。

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敷奏以言<sup>[1]</sup>，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 [ 注释 ]

[1] 敷奏以言：以下三句结构似同，似乎可以视为并列关系，然而细析文意存在时间先后的顺承关系，是顺承复句。（诸侯）普遍地报告自己的工作，然后（尧）考察他们的政绩，赏赐车马衣物作为酬劳。前两句“以”为介词，用、根据。后一句“以”是目的连词，来。庸，《尔雅·释诂》：“庸，劳也。”这里指酬劳、慰劳。《尚书易解》：“车服以庸，赐车服以酬其劳也。”

肇十有二州<sup>[1]</sup>，封十有二山<sup>[2]</sup>，浚川。

## [ 注释 ]

[1] 肇：正，定。见《国语·齐语》韦昭注。这里指划定州界。 [2] 封：界域，封疆。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以为“封”之初文象土上植树，“古之畿封实以树为之也。此习于今犹存。然其事之起，乃远在太古。太古之民多利用自然林木以为族与族间之畛域，西方学者所称为境界林者是也。”

中国法治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系列刑名。

象以典刑<sup>[1]</sup>，流宥五刑<sup>[2]</sup>，鞭作官刑，扑作教刑<sup>[3]</sup>，金作赎刑<sup>[4]</sup>。眚灾肆赦<sup>[5]</sup>，怙终贼刑<sup>[6]</sup>。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sup>[7]</sup>！

## [ 注释 ]

[1] 象以典刑：刻画常用的刑罚。《尚书正读》说：“盖刻画墨、劓、剕、宫、大辟之刑于器物，使民知所惩戒，如九鼎象物之比。” [2] 流：流放。宥：宽宥。 [3] 扑：檠楚，古代教官打学生的木棍。 [4] 赎刑：(用钱财等)减轻或抵消处罚的刑律。 [5] 眚(sh ng)：过错。肆：遂，于是。 [6] 怙：依仗。贼：通“则”。 [7] 惟刑之恤：宾语前置，即“惟恤刑”。恤，通“溢”。《尔雅·释诂》：“溢，慎也。”惟，范围副词，只是。

“流”“放”“窜”“殛”互文避复，在相同的句法位置上用不同的词表示相同相似的意义，都是“流放”“驱逐”的意思。中国传世文献中第一次记载对政治犯实行流放的处罚。

流共工于幽州<sup>[1]</sup>，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sup>[2]</sup>。

## [ 注释 ]

[1] 流共工于幽州：以下四句结构相同。幽州，地名，今河

北北部至辽宁一带。崇山，地名，今吉林敦化东北。三苗，古国名。三危，地名。历来注释三危之地各异。一说即今甘肃敦煌东南三危山；一说指今西藏中部、东部及四川西部地区；一说明在今云南境内；一说明在今甘肃、青海直至黄河发源地之巴颜喀拉山一带。羽山，地名，一指今山东蓬莱东南，一指今山东郯城东北。 [2]罪：动词，判罪，处罚。而：连词，表承接关系。

第二段，叙述舜即位后祭祀、巡守、划分州界、制定刑法、流放四凶。

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sup>[1]</sup>。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sup>[2]</sup>。月正元日<sup>[3]</sup>，舜格于文祖，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

#### [ 注释 ]

[1]殂落：去世。 [2]遏：停止。密：静止。《尔雅·释诂》：“密，静也。”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种乐器，这里泛指一切音乐。 [3]月正元日：正月元日。曾运乾《尚书正读》：“月正，正月也。或言正月，或言月正；或言上日，或言元日，皆史变文耳。”

“咨，十有二牧<sup>[1]</sup>！”曰，“食哉惟时<sup>[2]</sup>！柔远能迩，惇德允元<sup>[3]</sup>，而难任人<sup>[4]</sup>，蛮夷率服<sup>[5]</sup>。”

#### [ 注释 ]

[1]牧：州的行政长官。 [2]哉：句中语气助词，无

义。 [3] 悖：厚，这里为动词，亲厚。德：这里指有德之士。允：信，信任。元：善，这里指善良的人。 [4] 难(nàn)：拒绝。任人：佞人，指奸邪的人。 [5] 率：范围副词，都。殷武丁时期的卜辞里已较常见。

舜曰：“咨，四岳！有能奋庸熙帝之载<sup>[1]</sup>，使宅百揆亮采<sup>[2]</sup>，惠畴<sup>[3]</sup>？”

金曰：“伯禹作司空<sup>[4]</sup>。”

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sup>[5]</sup>！”禹拜稽首<sup>[6]</sup>，让于稷、契暨皋陶。

帝曰：“俞，汝往哉！”

帝曰：“弃，黎民阻饥<sup>[7]</sup>，汝后稷<sup>[8]</sup>，播时百谷<sup>[9]</sup>。”

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sup>[10]</sup>。汝作司徒<sup>[11]</sup>，敬敷五教<sup>[12]</sup>，在宽。”

帝曰：“皋陶，蛮夷猾夏<sup>[13]</sup>，寇贼奸宄<sup>[14]</sup>。汝作士<sup>[15]</sup>，五刑有服<sup>[16]</sup>，五服三就<sup>[17]</sup>。五流有宅<sup>[18]</sup>，五宅三居<sup>[19]</sup>。惟明克允<sup>[20]</sup>！”

### [ 注释 ]

[1] 奋：奋力，奋发。庸：功，用功，努力。熙：广，光大。载：事。见孔传。 [2] 宅：居。亮：辅导。采：事。 [3] 惠：语气助



词。畴：谁。 [4] 司空：三公之一，掌管土地。 [5] 时：通“是”，代词，指百揆之职。懋：勉，勉力。 [6] 稽首：叩头。孔传：“稽首，首至地。”孔疏：“《周礼·春官·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稽首为敬之极，故为‘首至地’。稽首是拜内之别名，禹拜乃稽首，故云‘拜稽首’也。” [7] 黎：众。阻：困厄。 [8] 后：主，这里是动词，主持。 [9] 时：通“蒔”，耕种。 [10] 五品：同上文“五典”，指五种人伦关系。郑玄说：“五品，父、母、兄、弟、子也。”逊：和顺。 [11] 司徒：三公之一，主管民政。西周金文有见，作“司土”。 [12] 敷：布，施行。五教：即指上文“五典”“五品”。 [13] 猾：扰乱。夏：指中原。 [14] 寇：抢劫。贼：杀人。奸宄：犯法作乱，在外部作乱叫作奸，在内部作乱叫作宄。宄，一作“轨”。 [15] 士：狱官之长。 [16] 服：用。 [17] 就：处所。 [18] 五流：五种流放。宅：处所。 [19] 三居：郑玄认为指远近不同的三种地方。 [20] 明：明察。允：信服。

帝曰：“畴若予工<sup>[1]</sup>？”

兪曰：“垂哉<sup>[2]</sup>！”

帝曰：“兪，咨！垂，汝共工<sup>[3]</sup>。”垂拜稽首，让于殳斨暨伯与<sup>[4]</sup>。

帝曰：“兪，往哉！汝谐<sup>[5]</sup>。”

帝曰：“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sup>[6]</sup>？”

兪曰：“益哉<sup>[7]</sup>！”

帝曰：“兪，咨！益，汝作朕虞<sup>[8]</sup>。”益拜稽首，让于朱虎、熊罴<sup>[9]</sup>。

帝曰：“俞，往哉！汝谐。”

[ 注释 ]

[1]若：善。工：这里指官名。马融认为是“主百工之官”。 [2]垂：人名。哉：语气词，表商度语气。 [3]共工：这里指官名，治理百工之事。孔传：“共谓供其职事。”孔疏：“共工，官称。” [4]殳斨、伯与：皆为人名。 [5]谐：偕，一同。 [6]上下：上指山，下指泽。 [7]益：人名，即伯益，详《益稷》。 [8]虞：掌管山林的官。 [9]朱虎、熊羆：皆为人名。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礼<sup>[1]</sup>？”

金曰：“伯夷<sup>[2]</sup>！”

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sup>[3]</sup>。夙夜惟寅<sup>[4]</sup>，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让于夔、龙<sup>[5]</sup>。

帝曰：“俞，往，钦哉！”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sup>[6]</sup>，直而温<sup>[7]</sup>，宽而栗<sup>[8]</sup>，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sup>[9]</sup>，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sup>[10]</sup>。”

夔曰：“於<sup>[11]</sup>！予击石拊石<sup>[12]</sup>，百兽率舞<sup>[13]</sup>。”

帝曰：“龙，朕丕谗说殄行<sup>[14]</sup>，震惊朕师。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第一次说明诗、歌、声、律之间的关系，提出“谐”“和”的概念。

命汝作纳言<sup>[15]</sup>，夙夜出纳朕命<sup>[16]</sup>，惟允！”

[ 注释 ]

[1] 典：主持。三礼：天事、地事、人事之礼。 [2] 伯夷：人名。 [3] 秩宗：官名，掌管次序尊卑的礼仪。 [4] 寅：恭敬。 [5] 夔、龙：皆为人名。 [6] 胄子：未成年的人。 [7] 直而温：以下四句的“而”均为连词，表并列关系。 [8] 栗：战栗。这里指谨慎。 [9] 永：通“咏”。 [10] 以：连词，表因果关系。 [11] 於(w)：叹词。孔疏：“夔答舜曰：呜呼！我击其石磬，拊其石磬，诸音莫不和谐，百兽相率而舞，乐之所感如此，是人神既已和矣。”孔颖达认为“於”即“呜呼”，是表示赞美的叹词。 [12] 拊：轻轻叩击。石：石磬。 [13] 率：连词，表因果关系。《经传释词》：“‘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率，用也。‘百兽率舞’，犹上文‘神人以和’耳。”王引之认为“率”与上文“神人以和”的“以”用法相同，都可以训为“用”，也就是“因此”。 [14] 翌：厌恶。殄：贪残。 [15] 纳言：官名。郑玄说：“如今尚书，管王之喉舌也。” [16] 出纳朕命：这是一个特殊并列句。“出纳”并非偏义复合词，分析上下语境和与前后词语的组配，传达朕命首先要接受朕命。出纳朕命，即纳出朕命，亦即接受朕命，传达朕命。这是运用“共用”的修辞手法。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钦哉！惟时亮天功<sup>[1]</sup>。”

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sup>[2]</sup>，庶绩咸熙。

分北三苗<sup>[3]</sup>。

[ 注释 ]

[1]时：善，善于。亮：领导。天功：大事。 [2]黜：罢免。陟：提升。幽：昏庸。明：贤明。“黜陟幽明”即“黜幽陟明”，运用了“并提分承”的修辞方法。 [3]北：别。

第三段，记叙舜选用、教育百官的情况。

舜生三十征<sup>[1]</sup>，庸三十<sup>[2]</sup>，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sup>[3]</sup>。

[ 注释 ]

[1]舜生三十征：意谓“舜三十岁时被征召”。这是用主动句的句子形式表示被动语义，“舜”是受事主语。“三十”后蒙后省略“载”。征，征召。《史记·五帝本纪》：“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可见舜是“被征”。 [2]庸：用。三十：今文作“二十”，当从。“三十”后亦蒙后省略“载”。 [3]陟方：巡狩。

第四段，赞扬舜勤劳国事，鞠躬尽瘁。

[ 点评 ]

《舜典》记叙舜的功绩，与《尧典》一样也以“典”名篇，是《尚书》的重要篇章，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在传世文献中，《舜典》记载了多个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次”。

《舜典》“修五礼”第一次出现“礼”，叙述虞舜制定公侯伯子男五等朝聘礼节，然后又记叙舜巡狩南岳祭礼“如岱礼”，选拔“典朕三礼”主持天事、地事、人

事之礼的伯夷。《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礼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礼作为典章制度是社会政治制度的体现，是维护上层建筑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与人交往中的礼节仪式。礼作为道德规范是人与人之间一切行为的标准和要求。圣人认为：“不学礼，无以立。”先秦文献的记载，几乎皆涉礼、礼制及其精神。古代的礼及其礼制是古代中国创造、中国智慧和中国精神的集中代表。我们应该深刻反思为什么当下出现不少道德滑坡的现象，或许与缺失制度性的礼教有关系。《舜典》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唤醒我们应该对历史和传统保持高度的敬畏之心。

《舜典》在中国法治史上第一次记载系列刑名，诸如官刑、教刑、赎刑。“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第一次记载对政治犯实行流放处罚的史实，“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第一次提出尚德慎罚的法律思想，“眚灾肆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虽然刑法是阶级社会的产物，《舜典》记载的刑罚及其刑法思想肯定是进入阶级社会才会出现，却是研究中国法治史不可或缺的珍贵史料。

《舜典》第一次记叙虞舜施行礼治和法治的施政实践，是荀子“礼法并施”治国思想的前源。秦汉以降，无论朝代如何更迭，“礼法并施”的治理模式始终处于一种超稳定的状态，成为历朝历代的治国方略。礼治的核心是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用血缘关系维系君王统治，用族权建设支撑政权运行。礼是社会遵循的规则，是权力

运作的依据。“礼法并施”植根于中国社会特定的政治土壤，体现了高度的政治智慧，促使中国第一次社会大变革以后，古老的儒家思想和新兴的法家思想实现了悄无声息的真正融合，促进了变革时期社会的平稳过渡和正常发展。

《舜典》第一次提出中国著名的文学理论术语“诗言志”，朱自清先生《诗言志辨序》认为这是中国历代诗论“开山的纲领”。《舜典》第一次记载先秦诗、乐、舞合一的文学艺术理论和文学艺术形态。舜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舜任命夔担任乐官，却谈到诗，可见上古诗、乐合一。夔回答舜说：“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即人们扮演百兽伴随乐音翩翩起舞，又可见上古乐、舞合一。有议有叙，文采斐然。

《舜典》第一次反映了“万物有灵”的原始信仰，第一次记载先民“信鬼神、重淫祀”的社会现象。“万物有灵”也是人类孩提时代普遍存在的哲学思维。舜继承尧帝位后，“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上帝之祭、山川之祭均在甲骨文中记载；六宗，马融以为是“天地四时”，然而结合考古发现似当指先祖神位的存放之所（详见经文中“禋于六宗”注），先祖祭祀亦屡见于甲骨文。舜即帝位祭天地、祭祖先、祭山川、祭群神，可谓无所不祭，应该符合历史事实。

《舜典》第一次提及统一音律和度量衡“同律度量

衡”。统一音律度量衡的记载还见于《世本·帝系》载少昊“同度量，调律吕”。统一度量衡的记载更多。诸如，《左传》昭公十七年载少昊“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是夷民者也”；《越绝书》载禹“循守会稽，审铨衡，平斗斛”；《吴越春秋》载禹“调权衡平斗斛，造林示民，以为法度”。由此看来，可能早在舜、禹时代之前，华夏先民就已经初步认识到统一度量衡的意义。到战国时期这种意义已被各国充分认识，迄今为止，我国已经出土了很多战国时代的度量衡标准器，其中以秦国商鞅方升最为著名。统一度量衡是商鞅变法的重要举措。《史记·商君列传》载商鞅“平斗桶、权衡、丈尺”，《战国策·秦策》也称“夫商君为孝公平权衡，正度量”。统一度量衡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保证国家赋税提供了有力保障。除了经济意义，度量衡的统一还衍生出政治意义。《论语·尧曰》：“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管子·明法解》：“明主者一度量、立仪表而坚守之，故令下而民从。”计量工具的统一象征着国家实力，象征着诚信和公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即统一文字、货币和度量衡，当时的秦相李斯指出：“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树秦之名。”可谓一针见血。

今文《尚书》无《舜典》篇题，也没有篇首“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浚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这28字。孔传古文《尚书》割分《尧典》“慎徽五典”以下为《舜典》。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分析来龙去脉，指出：“东晋豫章内史梅賾始得孔安

国《尚书》并传，奏之，时缺《舜典》经传。齐建武中吴兴姚方兴伪称于大航头得《舜典》经传，奏上。其传则采马、王注造之，其经比马、王所注多‘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十二字。”“或十二字下更有‘浚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十六字，共二十八字，既未施行，方兴以罪致戮。隋开皇初，始购得之，冠于妄分《舜典》之首，盛行至今。”



## 大禹谟

曰若稽古。大禹曰<sup>[1]</sup>：“文命敷于四海<sup>[2]</sup>，祇承于帝<sup>[3]</sup>。”曰：“后克艰厥后<sup>[4]</sup>，臣克艰厥臣，政乃乂<sup>[5]</sup>。黎民敏德<sup>[6]</sup>。”

帝曰：“俞！允若兹，嘉言罔攸伏<sup>[7]</sup>，野无遗贤<sup>[8]</sup>，万邦咸宁。稽于众，舍己从人，不虐无告<sup>[9]</sup>，不废困穷<sup>[10]</sup>，惟帝时克。”

益曰：“都，帝德广运<sup>[11]</sup>，乃圣乃神<sup>[12]</sup>，乃武乃文<sup>[13]</sup>。皇天眷命<sup>[14]</sup>，奄有四海<sup>[15]</sup>，为天下君。”

禹曰：“惠迪吉<sup>[16]</sup>，从逆凶，惟影响<sup>[17]</sup>。”

益曰：“吁！戒哉！儆戒无虞<sup>[18]</sup>，罔失法度。

罔游于逸<sup>[19]</sup>，罔淫于乐<sup>[20]</sup>。任贤勿贰，去邪勿疑。疑谋勿成<sup>[21]</sup>，百志惟熙<sup>[22]</sup>。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sup>[23]</sup>，罔拂百姓以从己之欲<sup>[24]</sup>。无怠无荒，四夷来王。”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sup>[25]</sup>，正德、利用、厚生惟和<sup>[26]</sup>，九功惟叙<sup>[27]</sup>，九叙惟歌。戒之用休<sup>[28]</sup>，董之用威<sup>[29]</sup>，劝之以九歌<sup>[30]</sup>，俾勿坏<sup>[31]</sup>。”

帝曰：“俞！地平天成<sup>[32]</sup>，六府三事允治<sup>[33]</sup>，万世永赖<sup>[34]</sup>，时乃功<sup>[35]</sup>。”

### [ 注释 ]

[1] 禹：姒姓，鲧的儿子，相传是夏后氏部落的首领，史称夏禹。又称“大禹”。孔传：“称大，大其功。”意指大禹治水居功甚伟，故称“大”。又称“戎禹”，“戎”与“大”同义。谟，《说文》：“议谋也。” [2] 文命：文德、教化。一说“文命”为大禹名，见《史记·夏本纪》。敷：流布。 [3] 祗(zh)：恭敬。 [4] 后：君主。艰：认为……艰难，意动用法。下句“臣克艰厥臣”之“艰”用法同。 [5] 乂(yì)：治理。 [6] 敏：勉力。德：修德。名词用作动词。 [7] 嘉言：善言。伏：隐伏。 [8] 野：民间。 [9] 无告：无可告语的人，指鳏寡孤独。 [10] 困穷：困苦贫穷的人。 [11] 广运：广远。 [12] 乃：语气助词，无义。下

句“乃武乃文”之“乃”用法同。圣：圣明。神：神妙。 [13]武：能定祸乱。文：善治天下，经天纬地。 [14]眷：顾念。命：命令。 [15]奄：尽。 [16]惠：顺。迪：道理。孔传：“迪，道也。” [17]惟影响：意思是说吉凶与善恶的关系就同影子与形体、回声与声音的关系一样。影响，孔传：“吉凶之报，若影之随形，响之应声。” [18]儆(jǐng)：警惕、戒备。虞：忧患。无虞，没有忧患。 [19]逸：放纵。孔疏：“逸谓纵体。” [20]淫：过分。 [21]成：完成，实现。 [22]熙：广，宽广。 [23]干：求。 [24]拂(fú)：乖戾，违反。 [25]修：治理。 [26]正德：使人们的道德行为正当。德指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听。利用：为民众兴利除弊，财物殷阜，利民之用。厚生：轻摇薄赋，不夺农时，使民众丰衣足食。 [27]九功：上文的“水、火、金、木、土、谷”称为“六府”，“正德、利用、厚生”称为“三事”。六府三事总称“九功”。叙：次序，引申为安排。 [28]休：美道。 [29]董：督察。 [30]九歌：颂扬九功的歌。《左传》文公七年引《夏书》曰：“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谓之九歌。” [31]俾勿坏：使九功不致败坏。 [32]平：水土得到治理。天成：蔡传：“万物得以成遂也。” [33]六府：指“水、火、金、木、土、谷”，这是民众生活必需的物质。府是收藏财物的地方，因此，“水、火、金、木、土、谷”称为“六府”。三事：指“正德、利用、厚生”，这是治理民众的三件政事。 [34]赖：利。 [35]时：通“是”，这。代词。乃：你的。

第一段，记叙舜与禹、益讨论政务。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载，耄期倦于勤<sup>[1]</sup>。汝惟不怠，总朕师<sup>[2]</sup>。”

皋陶(gō yáo): 也称“咎繇”, 偃姓。相传为舜的大臣, 掌管刑狱诉讼, 是法官的鼻祖。

禹曰:“朕德罔克<sup>[3]</sup>, 民不依。皋陶迈种德<sup>[4]</sup>, 德乃降<sup>[5]</sup>, 黎民怀之<sup>[6]</sup>。帝念哉! 念兹在兹<sup>[7]</sup>, 释兹在兹<sup>[8]</sup>, 名言兹在兹, 允出兹在兹<sup>[9]</sup>, 惟帝念功。”

帝曰:“皋陶, 惟兹臣庶, 罔或干予正<sup>[10]</sup>。汝作士<sup>[11]</sup>, 明于五刑, 以弼五教<sup>[12]</sup>。期于予治<sup>[13]</sup>, 刑期于无刑<sup>[14]</sup>, 民协于中<sup>[15]</sup>, 时乃功, 懋哉<sup>[16]</sup>。”

皋陶曰:“帝德罔愆<sup>[17]</sup>, 临下以简<sup>[18]</sup>, 御众以宽; 罚弗及嗣, 赏延于世。宥过无大<sup>[19]</sup>, 刑故无小<sup>[20]</sup>; 罪疑惟轻<sup>[21]</sup>, 功疑惟重; 与其杀不辜<sup>[22]</sup>, 宁失不经<sup>[23]</sup>; 好生之德<sup>[24]</sup>, 洽于民心<sup>[25]</sup>, 兹用不犯于有司<sup>[26]</sup>。”

帝曰:“俾予从欲以治<sup>[27]</sup>, 四方风动<sup>[28]</sup>, 惟乃之休<sup>[29]</sup>。”

### [ 注释 ]

[1] 耄(mào): 年老。八十、九十岁称耄。期: 年老。一百岁称期颐。倦: 困倦。勤: 辛劳。 [2] 总: 总领, 统帅。 [3] 罔克: 不能。 [4] 迈: 勇往力行。种: 分布, 施行。 [5] 德乃降: 德下及于民, 意思是德被民众所接受。乃, 就。降, 下。 [6] 怀: 归附。孔传: “怀, 归也。” [7] 兹: 这。上一个“兹”, 指德。下一

个“兹”，指皋陶这个人。 [8] 释：通“怵”，愉悦，这里指悦服。《尔雅·释诂》：“怵、释，服也。” [9] 出：发出，推行。 [10] 或：有人。干：干犯，冒犯。正：通“政”。 [11] 士：官名，士师之官。 [12] 弼：辅佐。五教：五品之教。五品指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 [13] 期于予治：意思是说你帮助我治理政事。期于予治，就是“汝其于予治”。《孟子·万章上》：“汝其于予治。”赵岐注：“汝故助我治事。” [14] 刑期于无刑：蔡传：“其始虽不免于用刑，而实所以期至于无刑之地。”意思是初起用刑，是期望以后不必用刑。 [15] 协：《尔雅·释诂》：“协，服也。”服从。中：中正之道。 [16] 懋 (mào)：劝勉，鼓励。 [17] 愆 (qi n)：过失。 [18] 临：从上往下看。这里是面对的意思。简：简易，不烦琐。 [19] 宥 (yòu)：宽容，饶恕。过：过失。这里指误犯的过失。无大：不论有多大。 [20] 故：明知故犯的过失。 [21] 罪疑惟轻：蔡传：“罪已定矣，而于法之中有疑其可重可轻者，则从轻以罚之。”意思是定罪之后，还有可以重判也可以轻判的疑问，就从轻量刑。 [22] 不辜：即“不辜者”。辜，孔传：“罪也。” [23] 失：失误。不经：不守正道之罪。 [24] 好 (hào) 生：爱惜生灵，不从事杀戮。 [25] 洽：和谐，沾洽。 [26] 有司：官吏。古代设官，各官各司专职，因此称为有司。 [27] 俾 (b)：使。从欲以治：如愿地治理。指人们不犯法，有司不用刑，用德治理国家。 [28] 风动：像风一样地鼓动，风吹草伏，比喻各方回应。 [29] 乃：你的。休：美德。

第二段，记叙舜与禹、皋陶讨论禅位的事。

帝曰：“来，禹！降水做予<sup>[1]</sup>，成允成功<sup>[2]</sup>，惟汝贤。克勤于邦<sup>[3]</sup>，克俭于家，不自满假<sup>[4]</sup>，

“中”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和执政理念。

惟汝贤。汝惟不矜<sup>[5]</sup>，天下莫与汝争能<sup>[6]</sup>；汝惟不伐<sup>[7]</sup>，天下莫与汝争功。予懋乃德<sup>[8]</sup>，嘉乃丕绩<sup>[9]</sup>，天之历数在汝躬<sup>[10]</sup>，汝终陟元后<sup>[11]</sup>。人心惟危，道心惟微<sup>[12]</sup>，惟精惟一<sup>[13]</sup>，允执厥中<sup>[14]</sup>。无稽之言勿听<sup>[15]</sup>，弗询之谋勿庸<sup>[16]</sup>。可爱非君<sup>[17]</sup>？可畏非民？众非元后，何戴<sup>[18]</sup>？后非众，罔与守邦<sup>[19]</sup>？钦哉！慎乃有位<sup>[20]</sup>，敬修其可愿<sup>[21]</sup>，四海困穷，天禄永终<sup>[22]</sup>。惟口出好兴戎<sup>[23]</sup>，朕言不再<sup>[24]</sup>。”

禹曰：“枚卜功臣<sup>[25]</sup>，惟吉之从<sup>[26]</sup>。”

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sup>[27]</sup>，昆命于元龟<sup>[28]</sup>。朕志先定<sup>[29]</sup>，询谋佥同<sup>[30]</sup>，鬼神其依，龟筮协从<sup>[31]</sup>，卜不习吉<sup>[32]</sup>。”禹拜稽首固辞。

帝曰：“毋！惟汝谐<sup>[33]</sup>。”

正月朔旦<sup>[34]</sup>，受命于神宗<sup>[35]</sup>，率百官若帝之初<sup>[36]</sup>。

### [ 注释 ]

[1] 降水：大水。一作“洚水”。蔡传：“洚水，洪水也。古文作‘降’。孟子曰：‘水逆行谓之洚水。’盖山崩水洚，下流淤塞，故其逝者辄复反流而泛滥决溢，洚洞无涯也。”倣(j ng):

警告。 [2] 成允：蔡传：“允，信也。禹奏言而能践其言。”意思是禹说话守信用，说到做到。成功：完成治水的事业。 [3] 克勤于邦：指为治水的事业竭尽全力。下句“克俭于家”意思是说“在家生活节俭”。指饮食低劣，居住简陋。 [4] 假：虚假，夸大。 [5] 矜(jīn)：夸耀。 [6] 莫：无指代词，没有谁。 [7] 伐：夸耀。 [8] 懋(mào)：通“懋”。盛大、褒美。 [9] 嘉：赞美。丕：大。绩：功绩。 [10] 历数：历运之数。帝王相继相承的次序，好像岁时节气的先后。躬：自身。 [11] 陟(zhì)：登上。元：大。后：君王。 [12] 道心：指合于道义的思想。微：隐蔽，不显露。 [13] 精：精心，专诚。一：专一，一心一意。 [14] 允：的确。执：实行。厥：其。 [15] 稽：考证，验证。 [16] 弗询之谋：不询问众人的谋略。庸：用。 [17] 可爱非君：以下两句意谓民众所爱戴的人不是君主吗？君主所畏惧的人不是民众吗？ [18] 何戴：拥戴谁？这是一个疑问句的宾语前置句。 [19] 罔与：犹“罔以”，无以。 [20] 慎乃有位：谨慎你的职守。 [21] 可愿：所希望的事，指道德之美。 [22] 天禄：上天所赐的福禄。永：长久，永久。终：终止。 [23] 出好：说出善言。孔疏：“出好谓爱人而出好言。”兴戎：引起战争。孔疏：“兴戎谓疾人而动甲兵”。 [24] 朕言不再：我的话不说第二次。 [25] 枚卜：古代用占卜的办法选官，对被选的人逐一占卜，吉者入选。枚，逐个。 [26] 惟吉之从：即“惟从吉”，只依从吉者。 [27] 官占：占卜官的方法。蔽：断。 [28] 昆：后。 [29] 朕志：指舜帝要将帝位让给禹的志向。 [30] 询谋：询问众人的计谋。佥(qiān)：都。 [31] 龟筮(shì)：龟指龟甲，筮是蓍草，都是古代用来占卜吉凶的东西。龟著象，筮衍数，用龟甲经火灼后显示裂纹图像预测吉凶叫卜，用蓍草奇偶多少预测吉凶叫筮。 [32] 习：重复。《说文》：“习，数飞也。”指鸟多次飞翔，多次飞翔有重复、

反复的意思。 [33] 谐：指适合元后之位。 [34] 朔：阴历的每月初一。 [35] 神宗：文祖（尧帝）的宗庙，称神宗是表示尊敬。 [36] 率百官若帝之初：如同当初舜帝受禅即位一样。

第三段，舜禅位给禹，告诫禹执中敬民。

帝曰：“咨，禹！惟时有苗弗率<sup>[1]</sup>，汝徂征<sup>[2]</sup>。”

禹乃会群后，誓于师曰；“济济有众<sup>[3]</sup>，咸听朕命。蠢兹有苗<sup>[4]</sup>，昏迷不恭，侮慢自贤<sup>[5]</sup>，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sup>[6]</sup>，天降之咎<sup>[7]</sup>，肆予以尔众士<sup>[8]</sup>，奉辞伐罪<sup>[9]</sup>。尔尚一乃心力<sup>[10]</sup>，其克有勋<sup>[11]</sup>。”

三旬苗民逆命<sup>[12]</sup>。益赞于禹曰<sup>[13]</sup>：“惟德动天，无远弗届<sup>[14]</sup>。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sup>[15]</sup>。帝初于历山<sup>[16]</sup>，往于田，日号泣于旻天<sup>[17]</sup>，于父母<sup>[18]</sup>，负罪引慝<sup>[19]</sup>。祗载见瞽叟<sup>[20]</sup>，夔夔斋栗<sup>[21]</sup>，瞽亦允若<sup>[22]</sup>。至诚感神<sup>[23]</sup>，矧兹有苗<sup>[24]</sup>。”

禹拜昌言曰<sup>[25]</sup>：“俞！”班师振旅<sup>[26]</sup>。帝乃诞敷文德<sup>[27]</sup>，舞干羽于两阶<sup>[28]</sup>，七旬有苗格<sup>[29]</sup>。



## [ 注释 ]

[1] 有苗：我国古代的一个部族，又称三苗。有，名词词头，用在国名、部族名的前面，没有意义。率：遵循。 [2] 徂 (cú)：往。 [3] 济 (j) 济：众多的样子。 [4] 蠢：骚动。兹：这个。 [5] 侮慢：轻慢、怠慢。自贤：自以为贤，妄自尊大。 [6] 弃：被弃。保：安。 [7] 咎 (jiù)：灾祸。 [8] 肆：故，因此。 [9] 辞：言辞。指上文舜帝所谓“惟时有苗弗率，汝徂征”。 [10] 尚：庶几，表示期望。一：统一，整齐划一。 [11] 其：庶几。克：能够。 [12] 三旬：指禹率领群后征讨三苗，兵临苗地后的三十天。逆命：违背、抵触舜帝的命令。 [13] 益：人名，辅佐禹的功臣。赞：辅佐。古代助祭的人叫赞佐，因此，赞有辅佐义。 [14] 届：至，到。 [15] 时：通“是”，代词。天道：意谓自然规律。 [16] 帝初于历山：指舜帝当初在历山耕种的时候。历山，地名，历来附会为舜耕作的遗迹有八处之多，实地不可考。 [17] 日：日日，每天。号 (háo)：大声喊叫。旻 (mín) 天：天空。 [18] 于父母：舜对于他的父母。《史记·五帝本纪》：“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爱后妻子，常欲杀舜，舜避逃；及有小过，则受罪。”又说：“舜父瞽叟顽，母嚚，弟象傲，皆欲杀舜。舜顺适不失子道，兄弟孝慈。” [19] 负罪：自负其罪，自己承担罪名。引：取得，招来。慝 (tè)：邪恶。 [20] 祇 (zh)：恭敬。载：事，侍奉。 [21] 夔 (kuí) 夔：敬惧的样子。斋栗：庄敬战栗。 [22] 若：顺，指和顺，不发怒。 [23] 至诚 (xián)：至和，至诚。孔传：“诚，和。”蔡传：“诚感物曰诚。” [24] 矧 (sh n)：况且。 [25] 昌：美。 [26] 振旅：整顿士众。 [27] 诞：大、广。敷：布、施。文德：文明德治。 [28] 干：楯，盾牌。羽：用羽毛做的舞具，就是翳。 [29] 格：至，这里是指来归顺。

第四段，记叙禹伐苗，以德归化三苗。

## [ 点评 ]

《大禹谟》是古文《尚书》最重要的篇章，是宋明理学庞大学术体系的理论基础。朱熹怀疑古文《尚书》，但是高度肯定古文《尚书》中有些篇章的重要思想史和学术史价值。《朱子语类》卷第七十九《尚书二》载叶贺孙所录：“书中可疑诸篇，若一齐不信，恐倒了六经。”这是朱熹的名言。

人们提及《大禹谟》，立即就会想起《大禹谟》记载虞舜禅让帝位给夏禹时的谆谆告诫：“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就是著名的“虞廷十六字诀”，也是世所称道的“十六字心传”。“虞廷十六字诀”从逻辑上分析具有因果关系，前因后果，最后四个字“允执厥中”最为重要。根据《论语·尧曰》的记载，“允执厥中”又是唐尧让位虞舜时的秘密心传。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尚书》中的“厥”，《史记》引文多改作“其”，“允执厥中”即“允执其中”。中国古代哲学认为“中”代表有形空间位置的中央，也指无形世间的中和、中正、适中。执政能执中则能于有形和无形之间不偏不倚，洞察微危，驾驭六极。

“虞廷十六字诀”经过宋代学者的阐释，形成“三圣传心”说，朱熹融合《中庸》的中和思想，并与“天理”“人欲”相结合，进一步将此学说发扬光大。朱熹《中庸章句序》说：“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

所以授禹也。”朱熹又在《答陈同甫》中说：“夫人自有生而梏于形体之私，则固不能无人心矣。然而必有得于天地之正，则又不能无道心矣。日用之间，二者并行，迭为胜负，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乱安危，莫不系焉。是以欲其择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杂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于人欲，则凡其所行，无一事之不得其中，而于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朱熹认为“允执厥中”是尧传授给舜的训教，而舜又加以敷衍，形成“十六字心传”，传授给大禹。他认为，人心包含着欲望，道心则是天理，主张人要克制人心、人欲，遵守道心、天理。“虞廷十六字诀”对中国思想史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大禹谟》是远古圣君贤臣的议政实录，充满丰富的政治智慧。《大禹谟》要求政治领袖必须珍爱生命，关心民众疾苦：“不虐无告，不废困穷。”“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拂百姓以从己之欲。”“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大禹谟》要求政治领袖必须以民为本，厚生养民：“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大禹谟》要求政治领袖必须任贤去邪，广开言路：“任贤勿贰，去邪勿疑。”“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稽于众，舍己从人。”《大禹谟》要求政治领袖必须克勤克俭，齐家治国：“克勤于邦，克俭于家。”“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大禹谟》要求政治领袖必须谦虚谨慎，不矜不夸：“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这些构成中国历代政治家始终遵守的治政方法和执政经验。

《大禹谟》注重法治，提倡慎罚慎刑，有些观点至今仍是法治实践中必须遵循的原则。诸如，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儆戒无虞，罔失法度”。宽厚治民，刑罚不株连子孙，“御众以宽”，“罚弗及嗣”。过失犯罪从轻，故意犯罪从重，“宥过无大，刑故无小”。刑罚的目的是为了最终取消刑罚，“刑期于无刑”。有些观点则是现代刑法的立法基础。例如，疑罪从轻，“罪疑惟轻”。196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162条则确立了“疑罪从无”的原则。

《大禹谟》在汉语史上也具有重要的语料价值，现代汉语中一些常用的成语、格言出自于《大禹谟》的嘉谋善言。有些一字不易，诸如，“满招损，谦受益”，“舍己从人”，“好生之德”。有些经过移位或截取，诸如克勤克俭，源于“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利用厚生，源于“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明刑弼教，源于“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有些经过改换添加。诸如无稽之谈，源于“无稽之言勿听”；人才济济、济济一堂，源于“济济有众，咸听朕命”。这些成语、格言言简意奥，然而历久弥新，口口相传，是研究汉语成语、格言构形的重要资料。

《大禹谟》还是研究上古史不可多得的古佚史料。因其特殊的文献性质和珍贵的佚史内容，可以锻炼读者和研究者的史才史识。诸如，虞夏权力交接是禅让还是政变；禹征三苗以德归化还是共谋夺权；宋儒怀疑古文《尚书》，为什么又特别重视《大禹谟》；应该以什么样的史学观研究古文《尚书》。

《大禹谟》与《皋陶谟》《益稷》从内容方面分析是

一组，记载的都是舜与禹、益、皋陶讨论政务的会议。《书序》说：“皋陶矢厥谟，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谟》《益稷》。”阅读和研究可以三者结合分析参考。

本篇今文无，古文有。

## 皋陶谟

曰若稽古。皋陶曰<sup>[1]</sup>：“允迪厥德<sup>[2]</sup>，谟明弼谐<sup>[3]</sup>。”禹曰：“俞<sup>[4]</sup>，如何？”

皋陶曰：“都<sup>[5]</sup>！慎厥身，修思永<sup>[6]</sup>。惇叙九族<sup>[7]</sup>，庶明励翼，迓可远，在兹。”

禹拜昌言曰：“俞！”

皋陶曰：“都！在知人<sup>[8]</sup>，在安民。”

禹曰：“吁<sup>[9]</sup>！咸若时<sup>[10]</sup>，惟帝其难之<sup>[11]</sup>。知人则哲<sup>[12]</sup>，能官人<sup>[13]</sup>。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能哲而惠<sup>[14]</sup>，何忧乎驩兜<sup>[15]</sup>？何迁乎有苗<sup>[16]</sup>？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sup>[17]</sup>？”

“慎身修永”  
既是一个成语，也  
是一个重要的修身  
命题。

## [ 注释 ]

[1] 皋陶：后世奉为圣贤。东汉王充《论衡·讲瑞》说：“夫凤皇，鸟之圣者也；骐驎，兽之圣者也；五帝、三王、皋陶、孔子，人之圣也。” [2] 允：情态副词，诚信地、确实地。迪：履行，践行。《尔雅·释诂》：“迪，道也。”借声为“蹈”。 [3] 谟明：决策英明。弼谐：辅臣和谐。弼，辅助，这里指辅佐君主的大臣。谐，和谐。 [4] 俞：叹词，表肯定，含轻微叹美义。可译为“好啊”。 [5] 都：表示赞叹语气的叹词。 [6] 思：句中语气助词，“厥”“思”互文，无义。《尚书核诂》：“《汉书·元帝本纪》永光四年诏曰：慎身修永。”修思永，《史记·五帝本纪》引作“修思长”。 [7] 惇叙九族：意谓使九族敦厚顺从。惇，厚。叙，顺从。 [8] 人：指官吏。下文“民”指平民，“人”与“民”对举。 [9] 吁：叹词，表示轻微惊叹的语气。 [10] 咸：范围副词，都。时：是，这样。 [11] 惟：句首语气助词。 [12] 哲：明智。 [13] 官：任用。 [14] 而：连词，表并列关系。 [15] 何：语气副词，加强反诘语气，可译为“怎么”。以下两句“何迁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中的“何”用法同。 [16] 迁：迁徙，流放。 [17] 孔：程度副词，很。《尔雅·释言》：“孔，甚也。”壬：佞，巧言善媚。《尔雅·释诂》：“壬，佞也。”《说文》：“佞，巧谄高材也。”

第一段，禹和皋陶议政，皋陶提出“慎身”“知人”“安民”的德政主张。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sup>[1]</sup>。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载采采<sup>[2]</sup>。”

禹曰：“何？”

皋陶曰：“宽而栗<sup>[3]</sup>，柔而立<sup>[4]</sup>，愿而恭<sup>[5]</sup>，乱而敬<sup>[6]</sup>，扰而毅<sup>[7]</sup>，直而温，简而廉<sup>[8]</sup>，刚而塞<sup>[9]</sup>，强而义<sup>[10]</sup>。彰厥有常吉哉<sup>[11]</sup>！”

### [ 注释 ]

[1]亦：通“迹”，检验。《墨子·尚贤中》：“圣人听其言，迹其行。”《楚辞·惜诵》：“言与行其可迹兮。”这是“迹行”“迹言”连文的例证。详《尚书易解》。 [2]载：通“哉”，句首语气助词，一说“哉”训为“始”。《史记·夏本纪》“载采采”作“始事事”。采采：从事其事，即“将要试用他”之意。采，事。 [3]栗：坚强。《礼记·聘义》：“缜密以栗。”郑注：“坚貌。”孔疏：“栗，谓坚强。” [4]柔：柔顺。立：卓立，有定见。 [5]愿：老实，厚道。恭：严肃，庄重。 [6]乱：治。《尔雅·释诂》：“乱，治也。”这里指治理的才能。敬：敬谨。 [7]扰：和顺。孔传：“扰，顺也。”毅：刚毅。 [8]简：孔疏：“简者，宽大率略之名。”《尔雅·释诂》：“简，大也。”这里指志向远大，不拘小节。廉：廉隅，指人性格、行为不苟。 [9]刚而塞：性刚正而内充实。刚，刚正。塞，充实。 [10]强：坚强。而：上文及此处的九个“而”字均为连词，表并列关系。义：宜，合宜。 [11]常吉：祥善，指九德，即九德之人。常，祥。

“日宣三德<sup>[1]</sup>，夙夜浚明有家<sup>[2]</sup>；日严祗敬六德<sup>[3]</sup>，亮采有邦<sup>[4]</sup>。翕受敷施<sup>[5]</sup>，九德咸事<sup>[6]</sup>，俊乂在官<sup>[7]</sup>。百僚师师<sup>[8]</sup>，百工惟时<sup>[9]</sup>，抚于五辰<sup>[10]</sup>，庶绩其凝<sup>[11]</sup>。”

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官德的“九德”说。



## [ 注释 ]

[1] 宣：显示，表现。 [2] 浚：恭敬。明：勉力，努力。有家：附音词，“有”为词头；家，为卿大夫的封地。 [3] 严：通“俨”，矜持、庄重的样子。 [4] 亮：辅助。采：事务。 [5] 翕：聚合。《尚书释义》：“翕，合。翕受，合受九德也。”敷：范围副词，《尚书核诂》：“敷，《诗传》：‘遍也。’《史记》作‘普’，‘普’亦‘遍’也。”施：用。 [6] 事：从事，任职。 [7] 俊乂：马融说：“才德过千人为俊，百人为乂。” [8] 师师：互相效法。 [9] 百工：百官。惟：思。时：善。 [10] 五辰：北辰。北辰有五星，因称五辰。北辰居天之中，所以借喻国君。详见《尚书易解》。又，金景芳、吕绍纲《〈尚书·虞夏书〉新解》认为“五辰”是“三辰”之误。“五辰”在先秦文献中只此一见，“三辰”则常见。诸如，《左传》桓公二年：“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杜预注：“三辰，日月星也。”《国语·鲁语上》：“帝嘗能序三辰以固民。”韦昭注：“三辰，日月星。”《尧典》“历象日月星辰……允厘百工，庶绩咸熙”与《皋陶谟》“百工惟时，抚于五辰，庶绩其凝”文意相仿，可以参考。 [11] 其：语气副词，表示肯定语气，可译为“应当”“必定”。凝：成功。

第二段，皋陶阐述“九德”的道德准则。

“无教逸欲<sup>[1]</sup>，有邦兢兢业业<sup>[2]</sup>，一日二日万几<sup>[3]</sup>。无旷庶官<sup>[4]</sup>，天工<sup>[5]</sup>，人其代之<sup>[6]</sup>。天叙有典<sup>[7]</sup>，敕我五典五惇哉<sup>[8]</sup>！天秩有礼<sup>[9]</sup>，自我五礼有庸哉<sup>[10]</sup>！同寅协恭和衷哉<sup>[11]</sup>！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sup>[12]</sup>！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sup>[13]</sup>！”

## 政事懋哉懋哉！

## 〔注释〕

[1]教：《释名·释言语》：“效也。下所法效也。”逸欲：安逸贪欲。 [2]兢兢业业：“兢兢”与“业业”均为叠音词，二者都是形容戒惧谨慎的样子。孔传：“兢兢，戒慎。业业，危惧。”《尔雅·释训》云：“兢兢，戒也。”“业业，危也。” [3]一日二日：马融说：“犹日日也。”万几：变化万端。《尚书今古文注疏》：“言有国者毋教以佚游，当戒其危，日日事有万端也。” [4]旷：空，空设。庶官：众官。 [5]天工：《汉书·律历志》作“天功”，谓天命的事。 [6]其：命令副词，这里表示肯定语气，可译为“必定”。 [7]叙：秩序，引申为规定。典：常法。有典：附音词，“有”是词头。 [8]敕：告诫。《说文·支部》：“敕，诫也。”惇：敦厚。 [9]秩：秩序，引申为规定。 [10]自：用，遵循。五礼：郑玄说：“五礼：天子也，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民也。”庸：经常。 [11]寅：恭敬。协：情态副词，协同一致。衷：善。 [12]五服：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五等礼服。章：显扬。 [13]五刑：指墨、劓、剕、宫、大辟五种刑罚。用：施行。

“天聪明<sup>[1]</sup>，自我民聪明；天明畏<sup>[2]</sup>，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sup>[3]</sup>，敬哉有土<sup>[4]</sup>！”

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sup>[5]</sup>？”

禹曰：“俞！乃言底可绩<sup>[6]</sup>。”

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赞赞襄哉<sup>[7]</sup>！”

## [ 注释 ]

[1] 聪：听，指听取意见。明：视，指观察问题。《孟子·万章》引《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是其义也。 [2] 明：表彰。畏：惩治。蔡传：“明者显其善，畏者威其恶。” [3] 达：通。上下：上天和下民。 [4] 哉：句中语气助词。有土：有土地的君王。 [5] 朕：《尔雅·释诂》：“我也。”《古汉语纲要》引蔡邕《独断》：“朕，我也。古者尊卑共之，贵贱不嫌则可同号之义也。秦始皇二十六年，制定‘朕’为天子自称，后世因而不改。”此处为尊卑共享的自称代词，皋陶就自称“朕”。惠：句中语气助词。底：致，达到。 [6] 绩：成功。 [7] 思：句首语气助词。《词诠》：“语首助词，无义。”《尚书核诂》：“思，亦通作‘惟’。”曰：句中语气助词。一作“日”。蔡传：“‘思曰’之‘曰’当作‘日’。”“惟日思赞助于帝。”赞赞：郑玄注：“赞，明也。”《尚书易解》：“赞赞，重言之者，肖其语气也。”襄：辅佐。

第三段，强调要重视道德伦常关系，遵守尊卑等级制度。

## [ 点评 ]

皋陶，古书又写作“咎繇”，在儒家礼赞的古贤系统里地位崇高。晚唐著名诗人皮日休作《咎繇碑》曾称皋陶：“德齐于舜、禹，道超乎稷、启。”《皋陶谟》的“谟”，就是“谋”。《皋陶谟》记叙禹和皋陶讨论政务，主要内容是皋陶的一些政治主张，是我国最早最完整的谈话记录。

《皋陶谟》是《尚书》明治道的专篇。《尚书大传·略说下》引孔子《书》教“七观说”：“‘六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诫，《洪范》可以观度，《禹

贡》可以观事，《皋陶》可以观治，《尧典》可以观美。”皋陶的治道就是“慎身”“知人”“安民”的六字政纲。“慎厥身，修思永”，是治道之本；“知人则哲，能官人”，是治道之要；“安民则惠，黎民怀之”，是治道之归。皋陶“慎身”“知人”“安民”的政纲后来成为儒家一贯的政治主张。《礼记·大学》：“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论语·学而》：“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国语》则称君王当“安民以为乐”。

《皋陶谟》提出官德的“九德”，既是任人的重要标准，也是修身的具体内容，同时也是“知人”“安民”所需的基本素质。“九德”是本篇的关键。孔传概括《大禹谟》《皋陶谟》篇旨说：“大禹谋九功，皋陶谋九德。”九德即“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与《舜典》“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相通，每种德性都体现着儒家的中和思想。蔡沈《书集传》说：“正言而反应者，所以明其德之不偏。”皋陶还提出以三德要求卿大夫，以六德要求诸侯，以九德要求天子。为政惟德，“德，国家下基也”。以德知人任人，以德治国安民。

《皋陶谟》的“德”成为传统文化一个始创性的重要政治概念。道家讲德，老子就有《德经》。儒家讲德，《论语·为政》：“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墨子也讲德，特重知人任人德才兼备。“德为才之帅，才为德之资。德器深厚，所就必大；德器浅薄，虽成亦小”。虽然“德”的内涵和外延不尽相同，但始终是一个重要的伦理范畴，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是一个高频

词，是我们选拔评价干部的首要标准。

《皋陶谟》阐释的治道，还有五伦、五礼、五服和五刑。皋陶将五伦（五典）列为首位，礼、服次之，而刑在最后，这与儒家观点亦相一致。皋陶虽是法官，但具有鲜明的儒家道德色彩。在儒家观念中，德为主，刑为辅，刑法只是德与礼的辅助手段，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认为德与礼的力量远胜于刑法。《皋陶谟》应该经过儒家的整理编辑。

儒家整理编辑《皋陶谟》是为了完善儒家的理论体系。学术界一般认为《皋陶谟》是《尧典》的姊妹篇，《尧典》主要反映儒家的政治哲学思想和向往的社会制度，《皋陶谟》则主要反映儒家的治道和伦理思想。《皋陶谟》记叙皋陶和禹的事，《尧典》记叙尧和舜的事。从古史资料的角度分析，《皋陶谟》与《尧典》二者具有互补关系。

孔传本的《皋陶谟》把“帝曰来禹”以下分为《益稷》篇，西汉伏生所传今文《尚书》中的《皋陶谟》包括下篇《益稷》的内容。本书则依孔传古文《尚书》分为两篇。

## 益 稷

帝曰：“来，禹！汝亦昌言<sup>[1]</sup>。”

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sup>[2]</sup>。”

皋陶曰：“吁！如何？”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sup>[3]</sup>，下民昏垫<sup>[4]</sup>。予乘四载<sup>[5]</sup>，随山刊木<sup>[6]</sup>，暨益奏庶鲜食<sup>[7]</sup>。予决九川距四海<sup>[8]</sup>，浚畎浍距川<sup>[9]</sup>。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sup>[10]</sup>。懋迁有无<sup>[11]</sup>，化居<sup>[12]</sup>。烝民乃粒<sup>[13]</sup>，万邦作乂<sup>[14]</sup>。”

皋陶曰：“俞！师汝昌言<sup>[15]</sup>。”

### [ 注释 ]

[1] 昌言：美言、善言，文献又或作“诳言”。《孟子·公孙丑

上》：“禹闻善言则拜。”赵岐注：“《尚书》曰：禹拜谏言。”[2]思：《尚书核诂》：“亦与‘惟’同。谓与（当作“予”）无所言，予惟日孜孜而已。”孜孜：叠音词，意谓勤敏，努力不懈。成语“孜孜不倦”即出此。[3]浩浩：叠音词，水势远大的样子。怀：包围。襄：漫上。[4]昏垫：沉没陷落。郑玄说：“昏，没也。垫，陷也。禹言洪水之时，民有没陷之害。”[5]四载：四种交通工具，舟车等等。[6]随：行走。刊：砍斫。刊木，用刀斧砍伐树木作为路标。[7]暨：和、同，介词，表示参与同一动作的人物。奏：进，这里指供给。庶：庶众。鲜：新杀的鸟兽。[8]决：疏通。九川：九州之川。距：至、到，用作使动，意思是“使……到”“使……流到（流入）”。[9]浚畎（qu n）浚（kuài）距川：使（畎浚）流入川。浚，深挖疏通。畎浚，田间的水沟。[10]艰：本作“根”，马融说：“根生之食，谓百谷。”[11]懋迁有无：调有余补不足。懋，通“贸”，贸迁，即贸易。[12]化居：《史记·夏本纪》作“徙居”，迁移居积的货物。[13]烝民乃粒：被动句，“烝民”是受事主语。粒，王引之读为“立”，义为定，安定。《史记·夏本纪》作“定”。[14]作：开始。王引之说：“作之言‘乍’，乍者，始也。‘作’与‘乃’相对成文。”又：治理。“万邦作义”是被动句，“万邦”为受事主语。[15]师：江声认为当作“斯”，代词。《史记·夏本纪》引作“此”。孙星衍说：“众民乃定，万国始治，故皋陶称之为此真汝之美言也。”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sup>[1]</sup>。”

帝曰：“俞！”

禹曰：“安汝止<sup>[2]</sup>，惟几惟康<sup>[3]</sup>。其弼直<sup>[4]</sup>，惟动丕应<sup>[5]</sup>。徯志以昭受上帝<sup>[6]</sup>，天其申命用

休<sup>[7]</sup>。”

帝曰：“吁！臣哉邻哉！邻哉臣哉<sup>[8]</sup>！”

禹曰：“俞！”

[ 注释 ]

[1] 在位：在位的大臣。 [2] 安汝止：使你的心安静。止，孔疏、蔡传都认为是“心之所止”。 [3] 惟：思，考虑。几：危险。康：安康。 [4] 弼：辅佐。直：正直。 [5] 惟动丕应：意谓只要你行动，天下就会大力回应。丕，程度副词，可译为“大大地”。 [6] 俟(x)：等待。志：德，指有德的人。以：目的连词。昭：明白。 [7] 其：关联副词，就、才。申：重复。休：美。 [8] 邻：即下文“四邻”，亲近的大臣。

忽：通“滑”，《史记·夏本纪》作“滑”。王引之《经义述闻》：“《周语》：‘滑夫二川之神。’《淮南·精神》篇：‘趣舍滑心。’韦昭、高诱注并曰：‘滑，乱也。’在治滑，谓察治乱也。《乐记》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sup>[1]</sup>。予欲左右有民<sup>[2]</sup>，汝翼<sup>[3]</sup>。予欲宣力四方<sup>[4]</sup>，汝为。予欲观古人之象<sup>[5]</sup>，日、月、星辰、山、龙、华虫<sup>[6]</sup>，作会<sup>[7]</sup>；宗彝<sup>[8]</sup>、藻<sup>[9]</sup>、火、粉米<sup>[10]</sup>、黼<sup>[11]</sup>、黻<sup>[12]</sup>、絺绣<sup>[13]</sup>，以五采彰施于五色<sup>[14]</sup>，作服<sup>[15]</sup>，汝明。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sup>[16]</sup>，在治忽<sup>[17]</sup>，以出纳五言<sup>[18]</sup>，汝听。予违，汝弼，汝无面从，退有后言<sup>[19]</sup>。钦四邻<sup>[20]</sup>！庶顽谗说<sup>[21]</sup>，若不在时<sup>[22]</sup>，侯以明之<sup>[23]</sup>，挾以记之<sup>[24]</sup>，书用识哉<sup>[25]</sup>，欲并



生哉<sup>[26]</sup>！工以纳言<sup>[27]</sup>，时而颺之<sup>[28]</sup>，格则承之庸之<sup>[29]</sup>，否则威之<sup>[30]</sup>。”

[ 注释 ]

[1] 股：大腿。肱：胳膊。股肱，喻指辅弼之臣。 [2] 有民：附音词，即“民”。“有”为词头。 [3] 翼：辅佐。 [4] 宣：用。 [5] 观：示，显示。象：衣服上的图纹。 [6] 华虫：郑玄以为是五色之虫，孔颖达以为是雉。 [7] 会：马郑本作“绘”。绘，画。 [8] 宗彝：宗庙彝器。上面刻有虎形，因此这里用以指虎。 [9] 藻：水草。 [10] 粉米：白米。 [11] 黼（f）：黑白相间像斧形的花纹。《周礼·冬官考工记·画绩》：“白与黑谓之黼。”《尔雅·释器》：“斧谓之黼。” [12] 黻（fú）：黑青相间亚形花纹。《周礼·冬官考工记·画绩》：“黑与青谓之黻。”《尔雅·释言》郭注：“黻文如两‘己’相背。” [13] 絺（ch）：郑玄说：“絺读为黼。黼，紕也。”紕，缝。絺绣，缝以为绣。 [14] 五采：五种颜料。彰：明显。于：为，作为。《经传释词》：“于，犹‘为’也。” [15] 作服：做成五个等级的礼服。 [16] 六律：古代有十二乐律，阴六为吕，阳六为律。五声：宫、商、角、徵、羽。八音：八种乐器，指金、石、丝、竹、匏、土、革、木。 [17] 在：考察。 [18] 出纳：取舍。五言：东西南北中五方的言论。 [19] 后言：背后议论。 [20] 四邻：郑玄曰：“左辅、右弼、前疑、后丞。”都是天子所亲近的臣子。 [21] 顽：愚蠢。谗：《庄子·渔父》：“好言人之恶谓之谗。” [22] 在：察。时：代词，通“是”，指肱股耳目。 [23] 侯以明之：侯，箭靶，这里指用箭射靶。明，勉。古代不贤的人不能参加射侯，所以射侯之礼可以勉励人。 [24] 挞：扑打。记：警戒。孙诒让读为“谏”。《说文》：“谏，诫也。” [25] 用：目的

辛壬癸甲：《益稷》第一次曲折地反映了上古的干支历法。甲骨文中多有干支纪日，也有纪年纪月纪时，文献中多用干支历法，也偶见用天干纪日或用地支纪日。《史记·夏本纪》引此为：“予辛壬娶涂山，癸甲生启。”司马贞《史记索引》：“今此云：‘辛壬娶涂山，癸甲生启。’盖今文《尚书》脱漏，太史公取以为言，亦不稽其本意。岂有辛壬娶妻，经二日生子，不经之甚。”辛壬癸甲都是“十干”中的数字，《益稷》记载的是天干纪日法。《礼记·檀弓下》有“子卯不乐”，子卯是“十二地支”中的数字，《檀弓》记载的是地支纪日法。

连词，与“以”互文。识（zhì）：记。[26]生：上进。《说文》：“生，进也。”[27]工：官。纳：采纳。[28]时：善。颺：宣扬。[29]格：正，正确。承：进。庸：用。[30]威：惩罚。

禹曰：“俞哉<sup>[1]</sup>！帝，光天之下<sup>[2]</sup>，至于海隅苍生<sup>[3]</sup>，万邦黎献<sup>[4]</sup>，共惟帝臣<sup>[5]</sup>，惟帝时举<sup>[6]</sup>。敷纳以言，明庶以功<sup>[7]</sup>，车服以庸<sup>[8]</sup>。谁敢不让，敢不敬应<sup>[9]</sup>？帝不时敷<sup>[10]</sup>，同，日奏，罔功。

“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sup>[11]</sup>，傲虐是作。罔昼夜颺颺<sup>[12]</sup>，罔水行舟<sup>[13]</sup>。朋淫于家<sup>[14]</sup>，用殄厥世<sup>[15]</sup>。予创若时<sup>[16]</sup>，娶于涂山<sup>[17]</sup>，辛壬癸甲<sup>[18]</sup>。启呱呱而泣<sup>[19]</sup>，予弗子<sup>[20]</sup>，惟荒度土功<sup>[21]</sup>。弼成五服<sup>[22]</sup>，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师<sup>[23]</sup>，外薄四海<sup>[24]</sup>，咸建五长<sup>[25]</sup>，各迪有功<sup>[26]</sup>，苗顽弗即功<sup>[27]</sup>，帝其念哉！”

### [ 注释 ]

[1]哉：语气词，表示一种情不自禁脱口而出的赞美语气。[2]光：广。熹平石经《尚书》残石有“俞哉帝横天之下至”八字，可知今文《尚书》“光”一作“横”。[3]隅：边隅。苍生：民众。[4]黎：众。献：贤。[5]惟：是。孔传：“万国众贤，共为帝臣。”《玉篇》：“惟，为也。”[6]时：善，这里为情态副词，善于。[7]明：情态副词，可译为“清楚地”“明白地”。庶：章太炎

读为度，考察。 [8]以：目的连词。庸：劳，功劳。 [9]敬：表敬副词。应：应承。 [10]时：善。敷：分别。 [11]惟慢游是好：宾语前置句，即“惟好慢游”。下句“傲虐是作”也是宾语前置句，承前句“惟慢游是好”，“惟”省略。虐，通“谑”，戏谑。《尚书易解》：“惟为傲谑也。” [12]罔：无论。颯（é）颯：蔡传：“不休息之状”。一作“鄂鄂”。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今文作‘鄂鄂’。《潜夫论·断讼》篇云：‘昼夜鄂鄂，慢游是好。’”熹平石经《尚书》残石有“鄂罔水舟行风淫于家”九字，可以证明确实有今文本作“鄂鄂”。“鄂鄂”也可指坚持己见，直言争辩。如《大戴礼记·曾子立事》：“是故君子出言以鄂鄂，行身以战战。”《史记·赵世家》：“诸大夫朝，徒闻唯唯，不闻周舍之鄂鄂。是以忧也。”这里则指坚持作乐，没完没了。《潜夫论》也用此义。 [13]罔水行舟：洪水已平，仍然乘舟遨游。 [14]朋：群。一说“朋”读为“风”，放纵之谓（《尚书核诂》）。 [15]用：因此，因果连词。殄：灭绝。世：父子相继。 [16]创：伤。时：是，代词。 [17]涂山：国名。相传为夏禹娶涂山氏及会诸侯处。具体地点说法不一：一指今安徽蚌埠西淮河南岸，又名当涂山，与荆山隔淮相对；一指今浙江绍兴西北；一指今重庆东，俗名真武山；或以浙江绍兴西北为是。 [18]辛壬癸甲：从辛日到甲日，共四天。孔传：“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復往治水，不以私害公。” [19]启：禹的儿子。《帝系》说：“禹娶涂山氏之子，谓之女娲，是生启。”呱呱：叠音情态副词，用以描摹小儿哭泣的声音。而：连词，表修饰关系。 [20]子：爱护。《礼记·中庸》：“子庶民也。”郑玄注：“子，犹爱也。” [21]惟：范围副词，表示动作行为范围的唯一性。荒：忙碌。“荒”通“芒”，“芒”又通“忙”，孙星衍说。度：考虑。土功：治理水土的事。 [22]弼：重新。《尔雅·释诂》：“弼，重也。”成：确定。《国语·吴语》：“夫一人善射，百夫决拾，胜未可成也。”韦昭注：“成，

定也。”五服：指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 [23]有：通“又”，专用于整数与余数之间。师：二千五百人。 [24]薄：靠近。 [25]咸：都。五长：五国之长。《礼记·王制》：“五国以为属，属有长。” [26]迪：引导。有功：附音词，工作，事情。有，词头。《尚书易解》：“有功，谓工作。” [27]苗：三苗，古部族名。顽：顽凶。即功：接受工作。

帝曰：“迪朕德<sup>[1]</sup>，时乃功<sup>[2]</sup>，惟叙<sup>[3]</sup>。皋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sup>[4]</sup>，惟明<sup>[5]</sup>。”

#### [ 注释 ]

[1]迪：开导，教导。 [2]时：依时。 [3]惟：宜，应当。叙：顺从。 [4]象刑：在器物上刻画刑罚的图像，以示警戒。参《舜典》“象以典刑”。 [5]惟：宜，应当。明：成。“惟明”是被动句，施动者承前“皋陶”省略，受动者亦承前省略，当为“三苗的事”。

第一段，记录舜和禹、皋陶讨论政事。

夔曰<sup>[1]</sup>：“戛击鸣球<sup>[2]</sup>、搏拊<sup>[3]</sup>、琴、瑟，以咏。”祖考来格<sup>[4]</sup>，虞宾在位<sup>[5]</sup>，群后德让<sup>[6]</sup>。下管鼗鼓<sup>[7]</sup>，合止祝敌<sup>[8]</sup>，笙镛以间<sup>[9]</sup>。鸟兽跄跄<sup>[10]</sup>，《箫韶》九成<sup>[11]</sup>，凤皇来仪<sup>[12]</sup>。

夔曰：“於<sup>[13]</sup>！予击石拊石<sup>[14]</sup>，百兽率舞，庶尹允谐<sup>[15]</sup>。”

## [ 注释 ]

[1]夔(kuí):人名,舜的乐官。[2]戛(jiá):敲击。鸣球:玉磬。[3]搏拊:“搏”“拊”上古分属帮母、滂母,邻纽相通。双声联绵词,指一种外面用皮革制作、里面装满糠的打击乐器。郑玄说:“搏拊以韦为之,装之以糠,所以节乐。”又名“拊搏”“拊革”“拊膈”“搏膈”等。[4]祖考:祖考之神。格:至,降临。[5]虞宾:虞舜的宾客,指前代的后裔来做舜的宾客。[6]群后:众诸侯之君。德:《说文》:“升也。”升堂。让:揖让。宾主相间时的一种礼仪。[7]下:堂下。郑玄说:“已上皆宗庙堂上之乐所感也。‘下管’以下言舜庙堂下之乐,故言下也。”管:管乐。鼗(táo):一种小鼓。[8]合止:合乐和止乐。祝(zhù):一种打击乐器,乐曲开始时,先敲击祝。敌(y):一种打击乐器,乐曲结束时敲击敌。[9]笙:一种管乐器。镛:大钟。[10]跕跕:叠音动词,跳动,指扮演飞禽走兽的人跕跕而舞。[11]《箫韶》:舜时的乐曲名。九成:郑玄说:“成,犹终也。每曲一终,必变更奏。若乐九变,人鬼可得而礼。”意思是演奏乐曲,每曲一终,要变更九次才结束。[12]凤皇来仪:扮演凤凰的舞队出来跳舞。仪,与“来”义近同。《方言》:“仪、徂,来也。陈、颍水之间曰仪,自关而东,周郑之郊,齐鲁之间或谓之徂,或谓之怀。”王念孙手校《〈方言〉疏证》于天头墨批:“《尚书》曰:‘凤凰来仪。’仪亦来也。……古人自有复语耳,解者皆失之。”(见华学诚《扬雄〈方言〉校释汇证》)[13]於(w):叹词,表示赞美的语气。[14]拊:轻轻地敲击。石:石磬。[15]尹:正,官长。允:句中语气助词。谐:通“偕”,偕同。

第二段,记录了庙堂乐舞的盛况。

帝庸作歌<sup>[1]</sup>。曰：“敕天之命<sup>[2]</sup>，惟时惟几<sup>[3]</sup>。”  
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sup>[4]</sup>！”

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sup>[5]</sup>：“念哉！率作兴事，  
慎乃宪<sup>[6]</sup>，钦哉！屡省乃成<sup>[7]</sup>，钦哉！”乃赓  
载歌曰<sup>[8]</sup>：“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又歌曰：“元首丛脞哉<sup>[9]</sup>！股肱惰哉！万事堕  
哉<sup>[10]</sup>！”

帝拜曰：“俞，往钦哉<sup>[11]</sup>！”

### [ 注释 ]

[1] 庸：因，因此。 [2] 敕：劳，勤劳。《尔雅·释诂》：“敕，劳也。” [3] 时：通“是”，代词。几：将近，接近。见《尚书易解》。 [4] 工：通“功”，事情。熙：兴盛。 [5] 拜手：古代一种跪拜礼，双膝下跪，两手拱合齐心，俯首到手。稽首：古代的最敬跪拜礼，双膝下跪，叩头到地。颺：《史记·夏本纪》作“扬”，继续。 [6] 乃：你的。宪：法度。 [7] 省(x ng)：省察。 [8] 赓：情态副词，继续。《尚书今古文注疏》：“赓者，《释诂》云：‘续也。’《说文》以为‘续’古文。”按：“赓”在西周金文里多写作“更”“逌”“敷”。 [9] 丛脞：细碎，烦琐。 [10] 堕：败坏，荒废。 [11] 往：自今以后。钦：敬，引申为谨慎。

第三段，记录舜和皋陶吟诗唱和，互相勉励。

### [ 点评 ]

益，又称伯益、柏翳，舜时东夷部族首领，掌管山林，

《舜典》篇有载。相传益佐禹治水有功。据《史记·秦本纪》，益即秦之先祖大费。“（大费）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稷，也称后稷，舜时担任农官，《舜典》篇有载。稷是周之先祖，相传他出生后被遗弃，故又名弃。其事见《诗经·大雅·生民》与《史记·周本纪》。

本篇主要记载舜与禹的对话，篇名却叫作“益稷”，对此，孔传解释说：“禹称其人，因以名篇。”这是指本篇中大禹所说的话中有“暨益奏庶鲜食”“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提及益、稷。孔颖达进一步解释说：“禹称其二人，二人佐禹有功，因以此二人名篇。既美大禹，亦所以彰此二人之功也。禹先言‘暨益’，故‘益’在‘稷’上。”

本篇今文《尚书》合于《皋陶谟》。“帝曰：来，禹！汝亦昌言”，实与上篇文末贯通无碍，可接上篇连读。然本书仍依孔传古文《尚书》单列为一篇。

《皋陶谟》《益稷》和《尧典》《舜典》可能取材于同一原始材料，遣词造句、表情达意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例如：《益稷》“敷纳以言，明庶以功，车服以庸”和《舜典》“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仅两字之差。《皋陶谟》《益稷》是《尧典》《舜典》的重要补充。有些或许就是同一件事，一前一后。例如，上古中国曾经经历过一段大洪水时期。《尧典》篇中尧就为洪水肆虐而忧虑：“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这场洪水从尧时一直持续到禹时，《诗经·商颂·长发》有记载：“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益

稷》记载更为具体。《孟子》《庄子》《吕氏春秋》等先秦文献也均有记载。研究表明，在距今五千至四千年间，我国气候处于温暖湿润期，降雨较多，洪水也较多，文献记载大致可信。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些重要的文学母题皆有史实基础，诸如，洪水后人类再生神话、始祖创世传说、鲧禹治水故事。2002年，北京保利公司从境外购回一件珍贵的青铜器鬯（xi n）公盃，铭文开头的話就是：“天令禹專土，隆山齊川，迺鬯象執征。”这与《禹贡》和《禹贡序》文字相似。《禹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禹贡序》：“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李学勤先生释读“迺鬯象執征”为“乃差地设征”，指出“差地”是区别不同的土地，“设征”是规定各自的贡赋，与《书序》“任土作贡”的说法一致。有学者认为鬯公盃是商代晚期的青铜器，也有学者认为是西周早期的青铜器，无论是商晚期，还是西周早期，都接近于夏。近古者存真，地下考古发现与传世文献得到互证：一直未得到考古资料证实的禹、禹治水与夏王朝应该是可信的史实。

《益稷》开篇陈述禹的治水功绩，尤其强调民生的重要性。禹治水前，“下民昏墊”；治水之后，“烝民乃粒”。治水对于“安民”具有重大意义。大禹治水的方式，主要是采用疏导法。此前，禹的父亲鲧治水没有成功，原因是“鲧壅洪水”，即采用堵塞的方法。禹采用疏导的方法，获得了成功。“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洫距川”，大禹疏通九州河流，疏通田间水沟，使它们彼此沟通，今天治水仍然主要采取这种方法。历代政治家还推此及彼，



提倡治国必须采取疏导的方法，广开言路。《国语·周语上》：“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

《益稷》记叙祭祀乐舞，写得声情并茂，如临其境。夔说：“敲起玉磬，打起搏拊，弹起琴瑟，唱起歌来吧。”先祖、先父的灵魂降临了，舜帝的宾客就位了，各个诸侯国君登上了庙堂互相揖让。庙堂下吹起管乐，打着小鼓，合乐敲着祝，止乐敲着敌，笙和大钟交替演奏，扮演飞禽走兽的舞队踏着节奏跳舞，韶乐演奏了九次以后，扮演凤凰的舞队出来表演了。夔说：“唉！我有轻有重地敲击着石磬，扮演百兽的舞队跳起舞来，各位也和着乐曲一起跳起来吧！”《益稷》记叙祭祀乐舞与《诗经·商颂·那》记叙祭祀乐舞相似。《那》中的乐器完全同于《益稷》的乐器。《益稷》的“鼗鼓”同于《那》“置我鞀鼓”中的“鞀鼓”，《益稷》中的“球”同于《那》中的“磬”，孔颖达解释“戛击鸣球”的“球”为“玉磬”，《益稷》中“管”同于《那》“噍噍管声”之“管”，《益稷》中“镛”亦即《那》“庸鼓有敎”中之“庸”。《益稷》与《那》祭祀乐舞的功能也相同。《毛诗序》认为：“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诗经》里的《颂》诗总是用乐舞的形式来表现圣王的“成功”，从而告于神明的。《益稷》亦如是。

《益稷》还描写了人们扮演百兽跳舞的盛况，这表明上古确实存在扮演动物跳舞的现象。《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而歌八阙。”有学者认为，扮演动物起舞具有巫术性质，目的是

娱神媚神，希望求得神灵的庇佑。《益稷》的相关记载，生动地反映了先民的图腾崇拜和远古绚丽多彩的社会生活。

# 夏 书

## 禹 贡

禹敷土<sup>[1]</sup>，随山刊木<sup>[2]</sup>，奠高山大川<sup>[3]</sup>。

### [ 注释 ]

[1] 敷：分别。马融说：“分也。”敷土，分别九州的土地。 [2] 刊木：砍削树木作为标志。《史记·夏本纪》录《禹贡》作“行山表木”。《说文》：“槩，槩识也。”引《夏书》“随山槩木”。段玉裁说：“云‘槩识也’者，槩，衰斫也。衰斫木使其白，多以为道路高下表识，如‘孙子斫树白书’之类，故云槩识。” [3] 奠高山大川：以高山大川确定界域。奠，确定。

冀州<sup>[1]</sup>：既载壶口<sup>[2]</sup>，治梁及岐<sup>[3]</sup>。既修太

《禹贡》把九州的赋税和土质均分为上、中、下三个大的等级，每个大的等级内部又分为上、中、下三个小等级，一共九个小等级。“上上”是第一等，即上等中的上等。

一说“岛夷”当作“鸟夷”，与下文“淮夷”都是以鸟为图腾的民族。《史记》《汉书》《说苑》《大戴礼记》均作“鸟夷”。1968年，河南偃师出土的熹平石经《尚书》残石有“黑恒卫既从大陆既作鸟夷皮”，也作“鸟夷”。

原<sup>[4]</sup>，至于岳阳<sup>[5]</sup>。覃怀底绩<sup>[6]</sup>，至于衡漳<sup>[7]</sup>。厥土惟白壤<sup>[8]</sup>，厥赋惟上上<sup>[9]</sup>，错<sup>[10]</sup>，厥田惟中中<sup>[11]</sup>。恒、卫既从<sup>[12]</sup>，大陆既作<sup>[13]</sup>。岛夷皮服<sup>[14]</sup>，夹右碣石入于河<sup>[15]</sup>。

### [ 注释 ]

[1] 冀州：《尔雅》：“两河间曰冀州。”相当于今山西、河北两省全境，河南黄河以北和山东西北部，辽宁西南部一带。尧时的政治中心。 [2] 载：事，这里作动词，施工。壶口：山名。王鸣盛说：“壶口山上连孟门，下控龙门，当路束流，为河之扼要处，故禹首辟之。” [3] 梁：山名，在今陕西韩城西北。岐：通“歧”，山的支脉。日本人所写《史记》残卷作“歧”。 [4] 太原：今山西太原一带。 [5] 岳阳：《水经·汾水》注：“《禹贡》所谓岳阳，即霍太山。”霍太山即太岳山，今山西霍山以南、黄河以北，汾水经其东。阳：山的南面。 [6] 覃怀：地名，在今河南武陟一带。底：致，获得。绩：功绩。 [7] 衡漳：衡，通“横”。孔传：“漳水横流入河。”故云横漳。漳水在覃怀之北。 [8] 厥：其，指冀州。惟：为。壤：柔土。颜师古说。 [9] 赋：赋税。 [10] 错：错杂，夹杂。 [11] 中中：即中等中的中等，第五等。 [12] 恒：滹水，即今唐河。卫：滹沱河。从：顺着河道。 [13] 大陆：泽名，在今河北巨鹿西北。作：治理。“大陆既作”是被动句，“大陆”为受事主语。下文此类被动句较多，如“九河既道”“淮、沂其义”“云土梦作义”。 [14] 岛夷：住在海岛上的东方民族。 [15] 夹：接近。碣石：山名，在今河北昌黎西北。

济、河惟兖州<sup>[1]</sup>；九河既道<sup>[2]</sup>，雷夏既泽<sup>[3]</sup>，  
 澚、沮会同<sup>[4]</sup>。桑土既蚕<sup>[5]</sup>，是降丘宅土<sup>[6]</sup>。厥  
 土黑坟<sup>[7]</sup>，厥草惟繇<sup>[8]</sup>，厥木惟条<sup>[9]</sup>。厥田惟中  
 下，厥赋贞<sup>[10]</sup>，作十有三载乃同<sup>[11]</sup>。厥贡漆丝<sup>[12]</sup>，  
 厥篚织文<sup>[13]</sup>。浮于济、漯<sup>[14]</sup>，达于河。

### [ 注释 ]

[1] 济：水名。源出河南济源西王屋山，汉代在今河南武陟流入黄河，又向南溢出，流向山东，与黄河平行入海。《经传释词》引《文选·甘泉赋》李善注曰：“惟，是也。”兖州：古九州之一，大致在今河北南部、河南东北部、山东西部。 [2] 九河：黄河流到兖州，分为九条河。郑玄说：“九河之名：徒骇、太史、马颊、覆釜、胡苏、简、洁、钩盘、鬲津。”道：通“导”，疏导。 [3] 雷夏：泽名，在今山东菏泽东北。 [4] 澚：黄河支流，已湮灭。沮：澚河支流，已湮灭。会同：汇合注入雷夏泽。 [5] 桑土：地名。郑玄说：“其地尤宜蚕桑，因以名之。”蚕：养蚕。 [6] 是：连词，于是。降：下。宅：居。“是降丘作土”，《史记·夏本纪》引作“于是民得下丘居土”。 [7] 坟：马融说：“有膏肥也。” [8] 繇(yáo)：茂盛。 [9] 条：长，修长。 [10] 贞：孔疏：“贞即下下，为第九也。”金履祥《尚书表注》：“‘贞’字本‘下下’字。古篆凡重字者，或于上字下添‘=’。兖州赋下下，篆从下=，或误作‘正’，通为‘贞’。” [11] 乃同：才与其他八州相同。郑玄云：“十三载乃有赋与八州同，言功难也。” [12] 厥贡漆丝：意谓这里的贡物是漆和丝。厥贡，《广雅·释诂》：“贡，税也。”孔疏：“贡者，从下献上之称。谓以所出之谷，市其土地所生异物，献其所有，谓

之厥贡。” [13] 厥篚织文：篚，竹器。孔传：“织文锦绮之属，盛之筐篚而贡焉。” [14] 漯（t3）：《经典释文》：“漯，天苔反。”水名，自今河南浚县西南分黄河东北流，至今山东朝城又向东北流，至高宛入海。

海、岱惟青州<sup>[1]</sup>；嵎夷既略<sup>[2]</sup>，潍、淄其道<sup>[3]</sup>。厥土白坟，海滨广斥<sup>[4]</sup>。厥田惟上下，厥赋中上。厥贡盐絺<sup>[5]</sup>，海物惟错。岱畎丝、枲、铅、松、怪石<sup>[6]</sup>。莱夷作牧<sup>[7]</sup>。厥篚檿丝<sup>[8]</sup>。浮于汶<sup>[9]</sup>，达于济。

### [ 注释 ]

[1] 海：指今渤海。岱：泰山。青州：古九州之一，今山东半岛。 [2] 嵎夷：地名。略：治。 [3] 潍、淄：二水名。潍，今山东东部潍河。淄，今山东淄河。道：通“导”，疏通。 [4] 斥：碱卤地。郑玄说：“斥谓地碱卤。”《史记·夏本纪》作“滹”，《周礼·地官·草人》注：“滹，卤也。”《说文》：“卤，碱地。东方谓之斥，西方谓之卤。” [5] 絺：细葛布。 [6] 畎：山谷。枲（x）：不结籽的大麻。铅：锡。 [7] 莱夷作牧：孔传：“莱夷，地名，可以放牧。”胡渭说：“今莱州、登州二府皆《禹贡》莱夷之地。”作：通“乍”，开始。参《益稷》“万邦作乂”。《经义述闻》：“言莱夷水退始放牧也。” [8] 檿（y2n）：山桑，柞树。 [9] 汶：水名。即今山东西部大汶河。

海、岱及淮惟徐州<sup>[1]</sup>；淮、沂其乂<sup>[2]</sup>，蒙、

羽其艺<sup>[3]</sup>，大野既猪<sup>[4]</sup>，东原底平<sup>[5]</sup>。厥土赤埴坟<sup>[6]</sup>，草木渐包<sup>[7]</sup>。厥田惟上中，厥赋中中。厥贡惟土五色<sup>[8]</sup>，羽畎夏翟<sup>[9]</sup>，峯阳孤桐<sup>[10]</sup>，泗滨浮磬<sup>[11]</sup>，淮夷玼珠暨鱼<sup>[12]</sup>。厥筐玄纁缟<sup>[13]</sup>。浮于淮、泗，达于河<sup>[14]</sup>。

厥筐玄纁缟：这是一个特殊的语序结构：“中心语 + 定语 + 中心语”。

### [ 注释 ]

[1] 海：指黄海。淮：淮河。徐州：古九州之一，今江苏、安徽北部及山东南部。 [2] 沂：沂水，即今山东东南部沂河。又：治理。 [3] 蒙：山名，在今山东蒙阴西南。羽：羽山，在今山东境内。艺：种植。 [4] 大野：巨野泽，在今山东巨野北。猪：通“滂”，水集聚。 [5] 东原：今山东东平、汶上、宁阳一带，在汶水、济水之间。底：致，得到。平：治理。 [6] 埴：土。见孔传。 [7] 渐包：滋长而丛生。又写作“渐苞”。孙炎说：“物丛生曰苞。” [8] 土五色：即五色土。孔传：“王者封五色土为社，建诸侯则各割其方色土与之，使立社。” [9] 羽：羽山。畎：山谷。夏：大。翟（dí）：山雉，羽毛可作装饰品。 [10] 峯：峰山，一名邹山，在今山东邹县东南。阳：山的南面。孤桐：特生的桐木。郑玄注《周礼·春官·大司乐》：“孤竹，竹特生者。” [11] 泗：水名，源出今山东泗水东蒙山南麓，下流入淮河。浮磬：一种可以作磬的石头。孔疏：“石在水旁，水中见石，似若水中浮然，此石可以为磬，故谓之浮磬。” [12] 玼珠：蚌所产之珠。 [13] 厥筐玄纁缟：意谓筐子里装着细的黑缁和细的白缁。玄：黑缁。纁：细。缟：白缁，绢。 [14] 达于河：意谓到达与济水相通的菏泽。河，金履祥说：“达于河，古文《尚书》作‘达于荷’。《说文》引《书》亦作‘荷’。”

今俗本误作河耳。荷泽水与济水相通……徐州浮淮入泗，自泗达荷也。”

淮、海惟扬州：彭蠡既猪<sup>[1]</sup>，阳鸟攸居<sup>[2]</sup>。  
三江既入<sup>[3]</sup>，震泽底定<sup>[4]</sup>。筱簜既敷<sup>[5]</sup>，厥草惟  
夭<sup>[6]</sup>，厥木惟乔<sup>[7]</sup>。厥土惟涂泥<sup>[8]</sup>。厥田惟下  
下，厥赋下上，上错。厥贡惟金三品<sup>[9]</sup>，瑶、琨、  
筱、簜、齿、革、羽、毛惟木<sup>[10]</sup>。岛夷卉服<sup>[11]</sup>。  
厥篚织贝<sup>[12]</sup>，厥包桔柚，锡贡<sup>[13]</sup>。沿于江、海，  
达于淮、泗。

品：物量词，  
种，类。

惟：并列连词，  
与。《经传释词》：  
“‘惟’犹‘与’也，  
及也。”黄侃笺识：  
“‘与’之借。”

### [ 注释 ]

[1] 彭蠡：旧说即今江西鄱阳湖。谭其骧、张修桂认为古彭蠡泽与今鄱阳湖有承续关系，但不等同，其位置“无疑在大江之北，其具体范围当包有今宿松、望江间的长江河段及其以北的龙感湖、大官湖和泊湖等湖沼地区。” [2] 阳鸟：曾运乾说：“鸟当读为岛，《说文》所谓‘海中往往有山，可依止，曰岛’是也。”“阳岛，即扬州附海岸各岛。大者则台湾、海南是也。云阳岛者，南方阳位也。” [3] 三江：岷江、汉水与彭蠡。郑玄说：“三江，左合汉为北江，会彭蠡为南江，岷江居其中则为中江。”入：入海。 [4] 震泽：江苏太湖。底定：获得安定。 [5] 筱(xi o)：小竹。簜(dàng)：大竹。 [6] 夭：茂盛。 [7] 乔：高大。 [8] 涂泥：潮湿的泥土。 [9] 金三品：王肃说：“金、银、铜也。” [10] 瑶：美玉。琨：美石。齿：象牙。革：犀皮。羽：鸟羽。 [11] 岛夷：



沿海各岛的人。卉服：草服，蓑衣草笠之属。 [12] 织贝：贝锦。《书集传》：“织贝，锦名，织为贝文，《诗》曰‘贝锦’是也。” [13] 锡贡：进献。黄式三说：“锡亦贡也。”

荆及衡阳惟荆州<sup>[1]</sup>：江、汉朝宗于海<sup>[2]</sup>，九江孔殷<sup>[3]</sup>，沱、潜既道<sup>[4]</sup>，云土梦作乂<sup>[5]</sup>。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中，厥赋上下。厥贡羽、毛、齿、革惟金三品<sup>[6]</sup>，杣、榦、栝、柏<sup>[7]</sup>，砺、砥、矸、礫、丹惟篚簋、桔<sup>[8]</sup>，三邦底贡厥名<sup>[9]</sup>。包匭菁茅<sup>[10]</sup>，厥篚玄纁玼组<sup>[11]</sup>，九江纳锡大龟<sup>[12]</sup>。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sup>[13]</sup>，至于南河<sup>[14]</sup>。

云土梦作乂：  
这是一个特殊的  
语序结构：“定  
语 + 中心语 + 定  
语”。

### [ 注释 ]

[1] 荆：山名。此山或以为即今沮、漳水发源地荆山。衡：山名，在今湖南衡山县西。 [2] 朝宗：诸侯朝见天子，春天朝见叫朝，夏天朝见叫宗。这里比喻长江、汉水归向大海。 [3] 九江：一说在今湖北武穴、黄梅一带，或分自长江，或源出山溪；一说指今江西赣江及其八大支流；一说指今湖南洞庭湖所汇湘、沅等九水。学术界多采取第一说。孔：大。殷：定。见《尚书核诂》。 [4] 沱：沱水，自今湖北枝江东，分长江东流至江口镇还入长江。潜：潜水，一指今陕西城固县南，汉江南岸一小支流；一指今四川渠江及合川以下嘉陵江河段，郑玄以为即今嘉陵江；一说指今湖北潜江的芦沓河。 [5] 云土梦：苏轼《东坡书传》以“云土梦”即“云梦之土”。“土”是中心词，“云、梦”泽名，为“土”

之定语，分别置于中心词的前后。云、梦，在今湖北汉江以北应城、天门一带。作：通“乍”，开始。《经义述闻》：“‘作’与‘既’相对成文。言云梦之土始乂也。”乂：治理。 [6] 惟：与。 [7] 柎 (ch n)：椿树。榦：柘木，可做弓。栝 (gu )：桧树。 [8] 砺：粗磨刀石。砥：细磨刀石。矰：石制的箭镞。丹：丹砂。箛箛：孔传：“美竹。”楛：木名，可做箭杆。 [9] 三邦：孔传以为是靠近湖泽的三个诸侯国。名：名产。 [10] 包：包裹。匭 (gu )：箱匣，用作动词，装。菁茅：《管子·轻重篇》：“江淮之间，一茅三脊，名曰菁茅。” [11] 玄：赤黑色。纁：黄赤色。玄纁，指彩色丝绸。玕：不圆的珠。组：丝带。玕组，珍珠串。 [12] 纳：入。锡：赐，贡献。《尚书易解》：“锡，赐也，古代下之予上亦可谓赐。” [13] 逾：越。指离船上岸陆行。 [14] 南河：颜师古说：“在冀州南。”指河南巩义一带的黄河。

荆、河惟豫州：伊、洛、瀍、涧既入于河<sup>[1]</sup>，  
 荂波既猪<sup>[2]</sup>。导菏泽<sup>[3]</sup>，被孟猪<sup>[4]</sup>。厥土惟壤，下  
 土坟垆<sup>[5]</sup>。厥田惟中上，厥赋错上中。厥贡漆、象、  
 絺、纁<sup>[6]</sup>，厥篚纤、纁<sup>[7]</sup>，锡贡磬错<sup>[8]</sup>。浮于洛，  
 达于河。

### [ 注释 ]

[1] 伊：水名，即今河南洛水支流伊水。洛：水名，又名北洛水，即今陕西洛河。瀍 (chán)：水名，源出今河南洛阳西北，东南流经洛阳东入洛水。涧：水名，上游即今洛阳西洛水支流涧河的一段。 [2] 荂波：泽名，在今河南郑州西北古荂镇北。 [3] 导：

疏通。菏泽：在今山东定陶东北。 [4] 被：通“陂”，修筑堤防。见《尚书易解》。孟猪：泽名，又名孟诸泽，在今河南商丘东北、虞城西北。 [5] 垆：黑刚土。 [6] 纻：苧麻。 [7] 纡：细绵。 [8] 磬错：治玉磬的石头。《诗经·小雅·鹤鸣》：“他山之石，可以为错。”毛传：“错，石也，可以琢玉。”

华阳、黑水惟梁州<sup>[1]</sup>：岷、蟠既艺<sup>[2]</sup>，沱、潜既道。蔡、蒙旅平<sup>[3]</sup>，和夷底绩<sup>[4]</sup>。厥土青黎<sup>[5]</sup>，厥田惟下上，厥赋下中、三错<sup>[6]</sup>。厥贡璆、铁、银、镂、磬、磬、熊、罴、狐、狸<sup>[7]</sup>。织皮、西倾因桓是来<sup>[8]</sup>。浮于潜，逾于沔<sup>[9]</sup>，入于渭，乱于河<sup>[10]</sup>。

### [ 注释 ]

[1] 华：华山，一名太华山，号称西岳，在今陕西华阴南。黑水：众说不一，有指今澜沧江、金沙江、怒江等说法，陈澧认为是怒江。 [2] 岷：岷山，在今四川松潘北。蟠：蟠冢山，在今陕西宁强西北。艺：治。 [3] 蔡：峨眉山，见胡渭《禹贡锥指》。蒙：山名，在今四川雅安北。旅：道路。《经义述闻》：“九川不言旅而九山独言旅……余谓：旅者，道也。《尔雅》：‘路、旅，途也。’郭璞曰：‘途’即道也。”“‘蔡蒙旅平’者，亦言二山之道已平治也。‘荆岐既旅’者，言二山已成道也。‘九山棗旅’者，棗，除也。言九州名山皆以棗除成道也。” [4] 和：水名，胡渭认为是泂水，即今大渡河。 [5] 青：黑。黎：疏散。段玉裁说：“黎之言离也。” [6] 厥赋下中、三错：赋税是第八等，还夹杂着第七等和第九等。三错，孔传：“杂出第七第九三等。” [7] 璆（qiú）：同

“球”，美玉。铁：柔软的金属。蔡传：“柔铁也。”镂：可刻镂的坚硬的金属。蔡传：“刚铁可以刻镂者也。” [8] 织皮：西戎之国。西倾：山名，又称西强山，在今青海东部、甘肃西南部。因：介词，介引动作行为经由的处所。桓：桓水，即今甘肃、四川境内白龙江。 [9] 沔：即今汉江及其北源陕西留坝西沮水。 [10] 乱：横渡。《尔雅·释水》：“正绝流曰乱。”孔疏：“水以流为顺，横渡则绝其流，故为乱。”

黑水、西河惟雍州<sup>[1]</sup>；弱水既西<sup>[2]</sup>，泾属渭  
 汭<sup>[3]</sup>，漆沮既从<sup>[4]</sup>，沔水攸同<sup>[5]</sup>。荆、岐既旅<sup>[6]</sup>，  
 终南、惇物，至于鸟鼠<sup>[7]</sup>。原隰底绩<sup>[8]</sup>，至于猪  
 野<sup>[9]</sup>。三危既宅<sup>[10]</sup>，三苗丕叙<sup>[11]</sup>。厥土惟黄壤，  
 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厥贡惟球、琳、琅玕<sup>[12]</sup>。  
 浮于积石<sup>[13]</sup>，至于龙门、西河<sup>[14]</sup>，会于渭汭。  
 织皮昆仑、析支、渠搜<sup>[15]</sup>，西戎即叙<sup>[16]</sup>。

### [ 注释 ]

[1] 西河：指今山西、陕西二省之间黄河河段。 [2] 弱水：上游为今甘肃山丹河，下游即山丹河与甘州河合流后的黑河。 [3] 泾：大河名，源出甘肃平凉西，东南流至陕西高陵入渭水。属：入。渭：大河名，出甘肃渭源，东流至陕西华阴入黄河。渭汭：泾水流入渭水处。 [4] 漆沮：一说漆沮为一水，即今陕西洛河；一说即今同川、铜川耀州区、富平境石川河。似以后者为是。 [5] 沔水：一作丰水，即今陕西西安渭水支流沔河，下游历